

冊上



813.7

661

31191



3 0527 1521 0

慧劫上冊

第一章

可林克洛梯曰一千八百六十年某禮拜日余往加波里教堂習祈禱有一少年先據吾鄰榻坐二日瑩澈風度端凝廣額潔白如象牙望而知為富有思想之青年見余至點首為禮吾亦微頷報之願格於教堂例弗克與交談祈禱既畢彼自陳為羅平波浮且言願與吾為友自是暇輒一造吾所交誼日摯嗟乎吾二人訂交初無介紹僅邂逅於此莊嚴沈寂之禮拜堂匆匆握手彼此遂成莫逆究竟將來有無何等關係吾亦不能自料意者上帝仁慈不使羅平學生之歷史纏沒無聞將藉吾以傳於當世耶（伏維）

吾今當體察羅平之性質告之讀吾書者羅平為加波里高等學

慧劫 上卷

校生能懼。喜極。居一室。涉獵羣書。時讀時寫。叩以書中。種種。其已
實。漸無餘。彼未入。普通學堂。而是校生能。彼能一一。辨別其流品。
平日交游。至廣。似社會中。無一人不可爲友。然窺其實際。落落難合。
又似無一人可與爲友。蓋羅平。具有天然之選擇力。能令人世無
適情。交際。親疏。初不關乎愛憎。大似探險家。置身荒島。視世界生
物。胥如流水。行雲。聽其自來。自去。偶遇。曠人。驚獸。則持械自防。不
使膏其牙。吻。羅平之擇友。類是矣。吾不知羅平。究挾有何種願望。
第見彼。每爲一事。勿論若何困難。必達其最初之目的。似世界無
足爲其障礙者。待人至有禮衷。尤機警。善窺人隱。儼自命爲覺世
之先知。至羅平。注意之所在。則嚴鑄如保險箱。無人能啓其秘密。
直至今日。吾始畧知亡友之生平。讀者當知其智慧。足以籠罩人。

藝而羅平一生奇秘之劇文亦自此開幕矣。

方一千八百六十年間吾英科學界已爲催眠術開一新地學者咸驚爲奇異之發明而物理專家羣起反對。至日研究是術者爲怪物笑罵聲潮充塞社會。實則催眠術係合心理生理兩學之作用。見諸實施埃及先哲已開此魔術之濫觴。至近世始尋其墜緒耳。羅平醉心是學對於社會幾無憐憫之可言。大似世界人類悉爲其試驗之原料。彼抱此一往孤行之旨深闕不言於人世毀譽一不措意。偶有人揭破其專往之一點。則忿激不能自制矣。有鑑加寫畫者爲吾英衰落之責。壽生平一無所長。皇皇以美食鮮衣力炫其故家之風範。日集無識荒儉羣庸。轟飲。每嚼一餅。即鑿其先疇之一角。而良田歷歷。悉自齒縫中飛入他人掌中。所餘者

僅一垂圮之故第。緣壁蔭藟。近亦伸臂作招人勢。崑區生計既艱。僅以蔬菜麵包。點綴其將朽之腸胃。兩頤內縮。枯瘦殆如人臘。交際場中。幾不見其足跡。此社會唾棄之貴人。遂折節隨而就我。每至必自矜其門第。僭氣中人欲噓。一日晚餐後。羅平造余作深談。崑區闐然入。重溫其胸中爛熟之家乘。恣意喧呶。吾等談鋒。遂爲中遏。羅平不能耐。遂吟鄂放詩人連加克萊之詩曰。乃祖乃父爲一代偉人兮。令余聞而生敬。子引門闔而自炫兮。汝家族曾否重君之品行。崑區聞言立怒。驟起撲羅平。余急引崑區臂。弗聽前。乃余手未伸。彼已頽然復坐。以手自按其額。若腦部已受重傷者。羅平屹然不動。力聚其整澈之眼光。注射崑區面部。此僭亦張目獠視。引齒力嚙其唇。兩手握拳。骨節時作奇響。顧雖作勢。已如溺水。

之蠅。手足失其依據。似爲羅平目光所懾。故成此狀。數分鐘後。崑區面色哀厲如鬼。狂呼躍起。忽崩然有聲。地毯積塵飛騰欲噓。吾以爲羅平仆地矣。乃仆者竟非吾友。仍爲僮郢之崑區。四體拘攣。蟠臥殆如殭獸。非鼻息微有出納者。吾幾疑其死矣。羅平呼余昇置臥榻。聽其酣寢。實則吾亦無術使彼驟醒也。余初不知催眠術若是可怖。駭愕至不能聲。稍定。問羅平曰。君適注視崑區胡爲者。羅曰。無他。試術耳。彼暴怒自失。其知覺。吾向彼催眠。較恆人爲易。彼受術已深。今當斂睡。達旦術解。則盡忘前事。胸中當不更留纖影。明日崑區醒。卽以昨宵事。茫如隔世。初未念及曾以一身供人試驗也。忽一日。吾師放羅呼余入密室。以極誠懇之聲。詔余曰。孺子聽之。汝與羅平爲友。本無涉吾事。且交際自由。老朽尤無干涉。

之權。片墜。羅平。羅平。或不論。世之險。非彼羅平。若其惡。其
與人。殊。彼。羅。又。知。狐。此。等。流。品。老。夫。疾。其。終。無。幾。矣。久。矣。
彼。方。以。強。飲。與。人。彼。且。引。故。而。入。於。陷。阱。自。何。友。豈。可。言。後。知。是
人。所。欲。之。目。的。初。非。意。願。而。會。以。復。其。足。而。可。欲。豈。可。言。後。知。是
此。命。王。也。老。人。語。學。往。視。善。說。者。深。悔。之。不。幸。者。余。為。彼。羅。平。
該。所。動。幾。幾。欲。與。羅。平。絕。交。顧。與。羅。平。相。習。久。羅。平。之。言。一。動。為
覺。可。恐。雖。極。力。撈。去。俄。復。湧。現。羅。平。之。言。一。動。為。覺。可。恐。雖。極。力。撈。去。
卒。為。羅。平。所。獲。自。此。交。情。愈。篤。嗚。呼。當。日。某。誌。師。言。去。是。人。則
今日。亦。不。更。著。此。傷。心。之。矣。矣。

羅平友。吾。久。漸。悉。吾。之。家。世。一。日。羅。平。把。吾。同。歸。省。老。父。吾。無。言。
却。其。語。而。羅。平。自。此。與。吾。家。人。相。識。矣。吾。父。年。已。八。十。五。為。培。莖。

餐衣人座。羅平舉酒爲吾翁壽。縱遊其生平。越事。盡其生。又時
顧。馬。戲。作。雅。譁。色。舞。屏。齋。合。座。爲。之。絕。倒。而。馬。戲。目。光。急。終。席。談
繞。於。羅。平。之。面。部。卽。吾。父。興。致。尤。佳。額。際。皺。紋。悉。爲。笑。容。所。掩。蓋
者。當。知。羅。平。第。一。次。在。吾。家。就。餐。此。短。促。時。間。吾。家。人。已。與。淵。合
無。間。羅。平。肆。應。之。才。蓋。高。出。恆。人。萬。萬。矣。餐。後。吾。與。羅。平。出。就。吸
菸。室。余。問。羅。平。適。操。何。術。使。吾。家。人。傾。倒。至。此。羅。平。彈。去。其。雪。茄
之。餘。燼。淡。然。答。曰。此。何。足。言。今。將。與。君。縱。論。觀。察。人。羣。之。理。想。君
觀。乃。翁。與。密。斯。瑪。麗。樂。否。余。曰。樂。甚。倫。敦。全。境。更。無。愉。適。如。彼。二
人。者。羅。平。聳。肩。微。笑。曰。子。誠。驚。我。乃。以。彼。等。如。是。生。活。爲。果。足。樂
乎。吾。意。彼。二。人。特。任。其。天。性。之。自。然。非。由。學。問。中。得。來。之。樂。地。今
請。君。恕。我。試。評。隲。其。思。想。之。價。值。與。其。差。異。之。點。君。父。沈。迷。舊。致。

知識範圍不出聖經外。須知此等宗教已如過去時代之參考書。不適於近世闡明之真理。彼腦中滿貯陳舊思潮。隨緣度日。宜其怡然自得也。密斯瑪麗秀外慧中。果納身學問之途。道指殊難。衡量乃僅僅問寒視煖。娛悅其鐘漏垂盡之衰親。使寶貴光陰。飄零隨浮雲而逝。夫以大家閨秀。而習爲婉轉依人之看護婦。寧非可惜。君尙以彼等爲足樂乎。言畢喟然長嘆。若不勝其惋惜者。復徐吸雪茄。仰注窗外蔚藍之天色。想吾友此際心中。或厭薄世界人羣。直馳想於星球以外矣。(微旨)余拊肩微問曰。君所度果無誤乎。彼回首愕然曰。吾安得誤。須知人類所以優於動物者。以其有高尙之靈魂。吾人具此美質。乃日以飲食嬉游。自綑其聰明之思路。安知此後人羣。不且日日退化。而與鹿豕爲伍。(伏線)尤當知

學問一途。初無止境。如登螺旋之塔。乍入日光驟暗。拾級徐升。必有直造最高層之一日。迨置身塔頂。推窗四望。萬象紛陳。始悟曩日坐井觀天之陋。其樂何可言喻。故凡有可以益吾智慧者。雖犧牲畢生快樂。吾亦甘之。吾聞此沈痛奇創之論。知吾友憂世之心切矣。羅平既讖吾家人。恆侍瑪麗作山行。蹤迹較吾爲密。一日余侍老父坐。羅平復攜瑪麗出。吾父面窗遙望。見瑪麗衣乳色輕綃之服。帽簷素羽。迎風作蝴蝶飛。右手牽裙。左手微挽羅平之臂。自門前草地。款款向深林而去。吾父點頭微喟。廢然歸坐。曰。傷哉。吾瑪麗也。余驚問曰。瑪麗甚樂。翁胡爲者。老人微愠曰。然。然。彼誠好女子。且一純謹盡職之孝女。吾今日似有天良責我矣。余惶惑不明。翁片父出其柔弱之聲。斷續而言曰。可林聽之。吾已覓得一看。

護婦矣。余問曰：看護婦耶？曰：然。此婦今日卽蒞吾家。此後當不更以看護之役累吾瑪麗。今茲何時乎？余曰：十二點三十分矣。曰：已十二點半乎？可憐之瑪麗。此時或與汝友徜徉林壑間，縱談風月耶？余漫應之。吾父方欲啟吻，忽戰慄不能成聲，繼乃含淚言曰：五年前，汝妹初製西米布丁餉我，食之甚甘。爾日爲時，恰十二點三十分。嗣後每屆是時，瑪麗必爲吾備此味。嗟乎！可林，彼躬執是役，實已五閱寒暑。試思以瑪麗柔脆之身，年少貌美，正宜盛其服飾，周旋於金迷紙醉之場，跳舞琴歌，及時行樂，乃吾老悖，初未念及聽其如花愛女，操此枯寂生涯，無限光陰，悉侍老父，消磨於餐室。吾瑪麗生趣盡矣。語畢垂首至臆，狀至悲哽，不知老父受何感觸，遂致改其常度也。

四點鐘後。羅平挾瑪麗。緩緩自草地歸。見一壯碩村婦。迴翔庭際。瑪麗駭問誰何。村婦答曰。密斯乎。吾業看護婦。蓋奉主人命來此執役耳。遂出吾父書。上瑪麗。瑪麗不暇披閱。趨入園中。而余曰。可林。此僮婦誰使之來者。言時肺葉相擊。張目待吾報章。余遂爲述。老父言。瑪麗聞言幾暈。涕淚交流。出素巾蒙面。離予入室。迨余至。退閉室時。瑪麗已默侍父側。俛首不與羅平言。尤不聽村婦近父榻。明日亦如之。吾意瑪麗將復其恆狀矣。乃第三日羅平來。瑪麗游興復動。攜手越草場而去。至十二點半時。此新來壯婦。已攘瑪麗專利數年之職務。捧粥盂而進吾父矣。嗟夫女弟。汝熒熒至今。初無伴侶。吾恐爾潔淨之心房。將爲此慘綠少年佔領也。

瑪麗自此與羅平愈親矣。日必出游林麓。或偶坐作深談。父子之

間。隱隱隔以數重之簾幕。此數月中。吾父老態驟增。額上皺紋。密如織網。兩耳亦失其聰。長日蜷伏坐榻。偶赴餐堂。則舉趾若干鈞之重。平時游釣之區。久絕老人足跡。卽席地談談之鄰叟。亦不復聞司鐸之聲音。更數禮拜。老父已棄吾兄弟而往上帝之側矣。吾居喪之數日。以事往倫敦。歸時見瑪麗獨坐園際。膝置舊書一帙。兩手猶按書角。若慮其頁數。爲風翻轉者。顧瑪麗時已輟讀。遙望寥天。癡如石象。吾不知此書。含有若何奧義。致瑪麗凝神思索。豈彼潛心天文之學。欲窮此白雲變態耶。余行近其側。柔聲問之曰。瑪麗。汝何獨坐。彼羅平何往者。瑪麗淒然應曰。彼已去矣。余見瑪麗所挾書。爲可羅里詩集。中有一章。特用紅墨。水標識其段落。此所選之詩。意略曰。

踽踽涼涼兮。抱隱憂其莫釋。鬱鬱誰語兮。恆書空而太息。淚滂
沱兮。雙袖溼。望美人兮。不可及。長空萬里兮。蔚藍無極。淡月疎
星兮。遙點綴於雲隙。中有愛神兮。振雙翼。迴翔空際兮。默鑒予
之心曲。彩雲易散兮。宵寂寂。徘徊中夜兮。不知今夕之何夕。

余問瑪麗曰。此詩爲妹所選讀耶。曰否。羅平選此授我耳。余因據
瑪麗坐旁之空榻。堅握其手曰。可憐哉。吾瑪麗也。語發。吾妹大悲。
雙淚奪眶而出。哽咽言曰。可林。亦知羅平曾向我致其誠款乎。以下
之均瑪麗彼贈我此書之次日。謂吾曰。我愛卿甚。語時初不問我能
否以愛情相報。殆信我傾心嚮彼。故不再索報章。吾心樂趣。幾欲
溢膚而出。乃笑容未斂。羅平忽作失望之聲曰。瑪麗乎。我固無福
享君情愫也。我爲世界奇零之人。生平不知戀愛。自與君遇。覺馬

文山麓處處悉爲愛神之宅。果能長侍粧臺。寧非奇願。吾性孤僻。久久相依。或轉召玉人之憎惡。自問已無希望。何忍使心愛之人。增後日無窮之悲感。今將捨君而去。亦不知此念始於何時。唯吾心似有徵兆。知吾兩人永無相合之期。吾將竭吾能力。禦此渾濁潮流。爲君等求將來之幸福。至收局如何。吾亦不能預測。瑪麗幸勿念我。仍度汝天然快樂之時光。未了情絲。久或化爲灰燼。願瑪麗永永忘之。言畢。鞠躬自去。嗟乎。可林彼胡爲忽萌是念。吾寧飲彈而死。不願聞此失望之言。吾其永不忘彼矣。言至此。聲低而顫。胸際起落不已。吾知瑪麗傷心已極。願無術以止其悲。私念此二人既種情根。在理宜日滋灌溉。胡以彼此心迹。若合若離。情海波瀾。局外者殊無以窺其涯際。彼羅平聰明絕世。何以犧牲豎福。

自卽於岑寂之鄉。豈彼所懷願望。自信必有圓滿之一日。而事業前途。價值較愛情尤貴。故爲此決絕之詞。彼安知吾瑪麗已如未死春蠶。繭絲自縛。爲彼柔腸寸斷耶。實則瑪麗見絕於羅平。亦何涉吾事。卽彼二人命運。未必無再造之期。此中消息。唯有託之全能上帝耳。

自羅平毀其垂成之婚約。遂視瑪麗爲平常女友。蹤迹較前漸疏。卽間至吾家。亦僅寥寥數語。靜坐吸菸。興致尤形蕭索。偶逢瑪麗。尙微作笑容。趨與接手。然瑪麗已覺其出於勉強。相對至不自聊。寒暄畢。輒翩然引去。須知羅平孤冷性成。初不因已失愛情。遂增其快喪也。一日晚餐後。余獨坐退閒室。羅平適至。余笑進鮮茄。彼受於危坐。欲言復止者再。吾知羅平將作長談。因沈默以待其敗。

吻。少頃羅平問余曰。君見可羅里詩乎。余已悟其言中意。蓋指彼選授瑪麗豔情之古曲。應曰。讀之矣。羅平掀眉噫氣曰。此世界何其狂乎。可羅里製此詩。抑何遠也。君當知可羅里潛心哲理。造詣至深。特託爲玄渺之言。發揚真理。而當時舊教盛行。凡黑衣長髯貌飾仁慈之神甫。僉以祈禱易麵包。果人人咸讀可氏之書。將失其蠢蠢教徒之信仰。教門中人。遂目彼爲狂。實則可羅里何狂者。須知社會惡德。直如傳染病之流行。能使人類靈魂。日淪汚濁。可羅里屢受社會擲揄。知世人沈溺已深。如嗜酒者。愈醉則愈思狂飲。偶有人奪其酒瓶。必且握拳相向。衆醉獨醒。則醒者亦味如嚼蠟。低徊身世。悲從中來。僅抱其孤高之理想。以待上帝末日之裁判耳。余曰。友乎。此誠不快之論哉。羅平曰。固也。但……言至此忽

止。久乃續言曰。宗教家恆以真理教人。究竟何謂真理。又何名人類。吾等當求一批評之新論點。使沈沈黑幕。終有揭破之時。吾今發此疑問。吾友亦或以我爲狂。然吾必有一日。遞迹遐荒。不與人類相接。(伏線)依吾所自創之原理。詳加分析。證明吾等果屬何物也。余曰。天平。君乃欲將血肉之軀。納入玻璃管中。用化學分析耶。羅平聞言。頻搖其首。若以余爲不足辯論者。少時已聞其革履之聲。彙彙出門而去。

自吾聞羅平之學說。竟夕爲之不寧。竊吾友或將實行其理想。求一不可思議之發明。以彼腦力。既作。且有普通學識。但生平未嘗偏重一科。近忽專心研究博物。不遺餘力。動植標本。搜羅極富。陳列幾無隙地。晨起輒入試驗室。與蠕蠕栩栩之生物。作循例之周

旋而此種物類亦似感主人參養之恩則良無忤吾恐吾友之精神久且與此異類同化矣（伏線）尤有一事宜爲諸君告者羅平在學校時以尋繹數學原理見重儕輩使余能起憶無訛則一千八百六十四年高等學校之該驗數學也限期當爲八日前三日僅試以普通算式繼則逐日加深設爲幾何代數微分積分諸問題以驗生徒之成績猶憶第四日清晨余方與羅平御早膳忽聞鈴聲大震知已屆上課時間因促羅平往後徐舉叩扉示余曰吾寧以博士之證書易此半區佳茗赴試何爲者余駭曰子乃不願受試耶羅平徵其肩曰俗哉吾友也該誌吾人研究科學所得智慧已足償我數年之辛苦何必與人爭此一日之長且三日之貴吾已得有學位則人人尊我爲博士羅平亦不能增吾體之靈貴

行將棄此英倫，浪遊世界。求吾意中之新論點。此教堂古塔之鐘聲，當不復發響。他日君親教堂禮拜時，當念前此有一失意之人，後此空場矣。君握手爲歡，其人今已遠歸美國。暨此其聲鐘聲，爾中，後設禧天，遙祝其故人無恙也。別矣，可旅行尋其數處，拜後，如彼里市中，已不見羅平之踪跡矣。

讀者當知吾多羅平分子，忽忽二十六年，未得其人消息。吾友年那，亦心不能復憶。幸焉，暨與我同語，久亦漸忘其親。實至禮拜堂，見其日羅平之墓，今命葬地如墳，墓已如錦繡。坐者爲一荒冢，其後不知寄身何所。應後以曠世奇力，親自親臨，其後當爲名勝之區。即彼所修，遠近名之堂，兼一三大功告。故其人之功之如天格，乃後於此二十六年，一無事，專唯以文，其親也。爲上。

行之再訪。嗚呼！其致自其。聖後必在。西靈。並乃。宣典。宜其。聖不。
平之。婦。而。生。種。亦。急。其。此。第。懸。靈。空。際。愈。淡。愈。微。嘗。一。
八。百。八。十。年。余。既。享。有。外。祖。之。遺。產。遂。入。學。肆。在。聖。堂。生。其。幽。樂。
而。其。星。白。髮。爭。集。吾。鬢。纒。煙。濃。鬚。亦。滿。慘。雲。肌。之。灰。解。賦。如。如。
憶。與。羅。平。相。識。時。華。服。高。領。狀。貌。至。為。壯。碩。今。我。已。成。為。此。鯨。巢。
選。羅。平。者。或。不。識。我。為。可。林。矣。一。伏。幾。至。吾。女。弟。瑪。麗。久。已。守。貞。
不。字。新。衣。珍。飾。悉。置。不。御。日。肆。力。於。慈。善。事。業。以。遣。其。岑。寂。之。光。
陰。而。村。中。衰。病。無。告。之。人。既。以。生。命。託。之。瑪。麗。之。錢。篋。亦。羣。呼。聖。
母。瑪。利。亞。為。密。斯。祈。禱。願。聖。母。乃。不。為。瑪。麗。駐。其。丹。顏。致。瑰。之。頰。
已。漸。轉。為。蒼。白。暇。則。挾。可。羅。里。詩。冊。對。月。哀。吟。聞。之。使。人。欲。涕。然。
所。讀。不。出。羅。平。所。選。之。數。章。此。冊。出。入。瑪。麗。懷。袖。者。二。十。餘。年。書。

角已殘捲欲破。卽羅平特記之紅墨水痕。今亦黯淡如煙。漸將漸滅。吾兄弟淒涼之生活。彼羅平又烏知者。迨一千八百九十年。吾往荷頗拉。更與羅平握手。始聞其奇秘之行踪。吾友半世艱辛。蓋爲我收拾著書之材料耳。

第二章

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春季之某日。倫敦報紙載一極有趣味之新聞。余當時嗤爲夢囈。疑此新聞記者。或聽其報紙之滯錄。特創此奇談。欲以引起閱者之興味耳。猶憶是報特別標題曰：人獸同化之奇聞。中述意大利國有一奇異之老人。挾一雄猿爲伴。此猿高與人齊。能與此叟作極長之問答。尤能忠事主人。勤敏服役。生活殆與人類無殊。從此動物界當放一異常之光彩矣。此報既出。遂

惹起社會好奇之觀念。紛往報館。質問虛實。而報館主筆。謂得自駐意訪員之來稿。事至確鑿。余念猴類雖靈。何遂能操人語。非余目覩者。終不信其爲實。秋間。余往意大利游歷。可數禮拜。迄未見此人猿之踪迹。遂不以此事更縈懷抱。及一千八百九十年春。忽有某報載此猿爲一頑童。觸怒。竟以掌摑童頰。童大號。諸無賴聞聲往救。老猿痛詈此童之無禮。復唾無賴面。悻悻自去。於是倫敦俱樂部。爭述此新聞爲談助。有識者咸斥爲響言。而余好奇之心。轉因以復活。念吾友羅平。嘗欲爲人類求一自立之論點。使今日而尙在英倫。則見此新聞。不知能否引此叟爲同志也。

一千八百九十年五月之某日。可文大戲園。聘一意大利名優。騎維尼君。來英演劇。里巷哄傳。爭欲一識名伶之丰采。六點鐘後。倫

救街市。車馬紛馳。惶急如消防隊之救火。此戲園門次。已成一極大之停車場。車中坐客。續續入門而去。余蒞劇場時。樓上幾無隙地。是時戲劇尙未開幕。座客相顧作寒暄。偶見少女登樓。爭與點頭爲禮。少女亦嫣然微笑。報以媚眼餘波。其久於交際之婦人。則尤翩若驚鴻。往來諸座。以炫其肆應之能。須知此粥粥羣雌。來此初非顧曲。特欲盛其衣飾。博青年社會之歡迎。一時明珠之項圈。鑽石之手釧。隱約於電燈光下。幾如萬點寒星。搖搖欲墜。吾英之女界。奢華極矣。少頃樂聲大作。繡幕齊開。見有貴族多人。粉墨登場。飾作古時人物。高唱神絃之曲。響入雲霄。四座同時鼓掌。爭擲金錢爲賀。按英國貴族無業後伶者。始如吾國戲迷。客中消遣耳。次爲騎維尼與諸伶合演之新劇。歌詞哀豔。聲調尤高低合律。最後則平民子弟。羣奏文明

之音樂。八音和翕。聞之令人志氣發揚。而座客轉興致。索然珍惜。其兩掌不之一鼓。似恐讚賞平民。卽減第一幕。貴人之聲價。此次所得酬金。至薄甚哉。平民生計之難也。（費叟曰：天下惟勢利眼光。足以顛倒黑白。彼英人歆羨貴族。乃至觀劇之感情。亦分其厚薄。設貴人更演數幕者。諸君之手掌殆矣。）三幕既終。例作十五分鐘之休息。此時見余左尙空兩座。右則爲兩少年。并坐清談。措詞至有斟酌。貌旣秀偉。衣履尤雅潔無倫。吾決其必爲貴族。私念此二人果登臺演劇者。則樓上女賓。當爭擲其指環。以爲卽婚之地。當余私沙遐想時。忽聞舞臺幕後。有女子大聲抗辯。尋知爲騎維尼。以僨語辱女優存里那。故女亦以惡聲相報。然存里那不以私憤而曠職。忍淚出台。雙眉微蹙。若掬其心中之苦。遙訴座客者。

女著粉紅袒胸之衣。束以折疊短裙。跂足跳舞。裙幅飄揚。若蝴蝶之展其雙翼。電光射其粉頰。媚媚如仙。場中鼓掌若雷鳴。女受此歡迎。立化其胸中之悲哽。含笑鞠躬。忽兩目直注余左側空座。面容駭詫。予環顧左右。見空座已爲一白髮老人所據。年可五十許。戚戚如抱深憂。驟見似曾相識。然不能憶爲誰何。與此叟并坐之人。着式樣極佳之燕尾服。領袖潔白如霜。履爲長筒革鞢。裝束與老人無二。吾意此兩人。衣裳楚楚。何事惹人注目者。忽余座右少年。作色顧其友曰。是真大恥。吾不能忍矣。彼友亦掉頭狼顧曰。是烏可忍。余聞言不明其觸怒之由。急審視左側老人之伴侶。余腦如觸猛電。失聲微詫曰。天乎。此華服長鞢者。乃一老猿耶。面部茸毛已薙。乃無術掩其赭色之膚。兩耳悉無輪廓。鼻竅仰掀。四眼灰

時。續。續。啓。閉。豫。醜。殆。如。攔。攔。顧。口。嚙。上。等。雪。茄。吐。納。自。得。初。不。料。全。場。視。線。之。注。集。其。身。也。余。猛。憶。左。側。老。人。卽。爲。二。十。六。年。未。見。之。羅。平。幾。欲。脫。口。直。呼。其。字。顧。余。律。已。甚。嚴。不。欲。在。劇。場。饒。舌。添。人。清。聽。且。羅。平。是。時。亦。未。見。余。因。緘。默。以。觀。其。究。竟。少。頃。場。中。秩。序。大。亂。悉。移。其。觀。劇。之。眼。光。窺。此。衣。冠。獸。客。而。樓。上。包。廂。列。坐。貴。紳。命。婦。爭。出。遠。鏡。注。視。羅。平。夥。伴。竊。竊。耳。語。衆。譁。中。有。一。老。婦。切。齒。咒。咀。顧。齒。已。落。盡。則。力。嚙。牙。齦。不。已。擣。脣。掀。動。狀。如。食。果。之。穉。獠。旁。座。顧。而。失。笑。老。婦。益。怒。遂。拔。其。緝。髮。之。銀。針。力。刺。空。氣。至。台。上。優。伶。亦。張。目。凝。視。嗟。曲。忘。其。音。節。又。一。吹。角。樂。工。竟。以。角。端。細。管。悞。納。鼻。竅。因。而。大。嚏。一。時。訶。叱。之。聲。闐。然。四。起。想。人。人。惡。此。四。手。動。物。雜。廁。人。羣。故。發。此。不。平。之。聲。浪。余。此。時。不。能。更。默。輕。拊。羅。

平之眉曰。吾友當能識我。羅平淡然曰。君其果爲可林矣。語畢疾回其首。俯玩手杖。雕刻之獸頭。在理舊雨重逢。宜各生其欣慰。乃羅平面冷於冰。見者血爲之凍。豈彼久歷艱危。遂致毀情滅性耶。余因問曰。君已求得批評之新論點乎。曰然。我已研究二十六年矣。言時神色嚴厲。幾如暴雨將至。黑氣漫空。情狀極爲可怖。是時四座喧聲。亦排空而起。余曰。余度君或亦知君之同伴。爲人側目矣。彼以極沈着之聲答曰。知之。君意彼等。遂因此暴動乎。余曰。是則誰能料者。羅平微嘆曰。此誠拂意事。彼等自命爲人。願乃如是。猶猶耶。余慮此語果爲人聞。禍將更烈。因以他語亂之曰。君伙伴亦解君語耶。適見彼向君似有陳述。彼究何言者。吾友見余作此問。揚眉自負曰。彼果解吾語。吾亦知彼所言之意。遂以耗力克。

眼鏡授之曰。君宜御此。老猿出素巾揩鏡面。徐置鼻梁。遊目四矚。狀似輕藐。座客者。羣客大譁。怒如潮湧。予謂羅平曰。子誠不幸。君友胡復作此態。更揆衆怒。試觀此柔媚之女優。亦怒容滿面。此如何了者。曰。余亦見之。吾意彼等。或神經錯亂。如醉人。漉飲自相尋衅耳。是時隣座諸客。紛紛起立。尙有數人。掩鼻力唾而去。忽見一華服胖人。狀似戲園之經理。直至羅平前。張手作勢曰。君當知羣客紛譁。禍卽肇自君之伙伴。吾職當維持秩序。請君趣出是門。語時。突見一黃色香橙。自空飛下。擊中猴客之襯衫。橙體立碎。躍墜地。平黃汁濺染衣襟。斑斑如血。四座笑聲大縱。旋即寂然。似欲觀余等作何對付者。老猿審視襯衣。猶面赤如熾炭。因向羅平嗷嗷陳訴。復猶視經理。作人類恨恨之聲。羅平作色謂經理曰。在吾答

覆君請求之前。君當拾起餘橙。拭淨吾友襯衣之果汁。經理曰：先生乎。君誠戲我。彼黃橙初非擲自吾手。乃欲我爲彼拭衣。此胡理者。猿聞言。躍起力擒其腕。經理緊蹙濃眉。四面漲紫。痛苦至不能聲。而獼猴轉鎮靜如常。似此着已操勝算。羅平續出殘忍之聲曰：我誠告汝。倘不允余所請。君明日當不能更見日光。須知人獸之分。不關形質。宜以公理爲衡。君以演劇取資。吾等投資觀劇。貿易至爲平允。君宜待吾友爲人。不能歧視而加之譴責。且吾挾彼同來。有過亦唯吾任。彼擲果之僞。巖我已臻極地。君身爲經理。奈何聽座中有此橫行之客。吾今更無他語。君果欲生者。速拾此果。且爲吾伴拭其污痕。否則頃刻之間。常見一人。覆屍地上矣。猴亦督目待其報章。經理面色灰敗。戰慄如待決之囚。豈兩臂受制於獼

獸。血脈停滯耶。或驟聽人猿會話。神經激刺耶。抑感受羅平之催眠術。失其常度耶。此時慘默無聲。出素巾力拭猿公裏服。復俯身掇拾殘橙。老猿遂釋手鞠躬爲禮。羅平亦改容致謝曰。君今毋恐。吾輩亦不願留此。恣人戲侮。經理欲退還戲資。羅平搖手曰。吾等來此時。已預算劇場應耗之資。川胡必以此。我益我錢囊之重。量。因顧余曰。可林暫別。挾其獸友。昂然離座。經理飛步前趨。不欲身居獸後。羅平阻之曰。人人平等。君乃欲以主先客耶。力引其臂。拽使側身讓猿過。此可憐之經理。汗出如蒸。癡立片時。狼狽尾羅平而去。是時人人不直羅平。然無敢出而干涉。猿公去遠。座客積鬱爲之一舒。尙有數人。張口向天。極力呼出肺中之濁氣。少頃亦紛然散去。想觀劇諸人。今夜當成噩夢。瞑目卽見恠猿之影。幢幢

往來也。(伏線)

第三章

讀者當知余爲習靜之人。飽食行樂。無所用心。或偶涉商場。亦僅若浮雲過眼。初不以電影樓臺。繫吾懷抱。自見羅平之獸友。立悟當時報紙聞傳。卽述吾友生平之行狀。尤知世界無奇不有。卽人類進化。亦愈演愈奇。不宜墨守陳言。武斷未來之事實。近聞羅平已與彼能言獸族。在倫敦某市。合力經營。創一極佳之旅館。猿公既廁足人羣。遂具自尊之特性。或有不加禮遇。卽絕跡弗履其門。於是倫敦社會。爭以此新客爲談資。余亟欲造訪羅平。一窺真相。恐因此而觸人猿之忌。遂就商於吾友通伴。通伴爲股份公司之經理。初與其父同居。以投機營業。積貲至厚。與某伯爵女公子結

婚。蜜月後。攜至倫敦。別營宅第。彼既擁巨資。復爲貴族姻嬖。吾英交際社會。無不知通伴夫婦者。通伴是日。延余就午餐。飯罷同往。退閒室。徐品雪茄。消化胃中之食物。從容謂余曰。君識新返英倫之羅平否。余曰識之。通伴復曰。此君長於交際。詞令尤工。宴客必出極醇之紅酒。其人蓋君子也。通伴之爲人。醉心勳貴。其次則重富商。生平不禮文人。然恆學文人口吻。偶聞某博士許人爲守正不阿之君子。覺君子二字。新穎無倫。於是每與人言。必述此名詞。以自矜其淵博。今日縱論羅平。謂宜加以新穎之徽號矣。遂連稱君子不已。余忍笑應之曰。君以君子許羅平。吾滋服品評之確。通伴得意已極。力吐其餘煙曰。君亦知近時輿論。攻擊其伙伴乎。羅平常欲爲天下奇人。行事恆出人意料。近尤異想天開。舉其所有。

資財委託曳尾披毛之獸友。往來書柬悉鈐在姆那批之名章。倘
君至彼旅館時。當見此可驚之猴族招待殷勤。曲盡屈辱禮數。且
羅平亦整謂老獍爲拜主。握有財政全權。不知彼果操何術。調教
至此也。羅平既與獸友同居。吾等欲訪羅平。不得不一握獲公之
黑爪。夫以士拉夫畜族之夷人。而與獍獸同旋爲醜。豈遠至此。吾
能悟耶。須知獸類本無靈魂。多是語以人羣之道。德羅平嘗彼爲
獲心。吾不敢決其後來之收。語今日。吾言是也。進等不從。今斷其
詞。終獲曰。君當知味。羅平持論亦多。吾言後羅平此。豈非在焉
耶。若一益。然動物羅平何所是。而語以四字之生。今三此。豈
可疑。是存以手接。羅平可疑。吾言。豈非。力。其形。狀。之。各
身。一。日。羅平。廷。吾。妻。飽。茶。會。羅。中。相。繼。作。雅。語。并。整。語。論。上。吾。氣。

世之奇何以爲必兩其翼而羊必四其蹄果人類生翼者不且飛
行絕跡耶合座大笑忽見此獸齧屏旁聽兩目閃閃作兇光浮窗
驚而籍曰俄聞琴聲大作此論之中蘊矣予曰君知社會對此問
題究竟有何言論者通伴曰君問社會耶吾恐羅不旋踵行將爲
衆矢之的矣余曰良友乎吾願君偕余一往也雖伴遂率其同趨
之慣性曰君果欲往者吾何敢惜其雙足遂與訂期而別

倫敦社會近數禮拜中忽發現一種新名詞曰羅平之獸此語始
製造於加姆夫人之繡口然雖創此新詞必瓊無德公在座時始
一茹其音吐音地毀人固今日時流通病而加姆夫人嘗謂其先
河須知夫人廣有資財是以相彼鑿碣優遊終世少年曾負豎名
今日已成半老而名心一點猶如未死春蠶日必鬚服機杼力鉤

其鷄皮之僧類。平日交遊至廣。一一加以月具。以自炫其知人。名與訂交最久。偶有所聞。必相語以爲笑樂。一日以書寓我。曰。吾等愛之。可林足下。君得此書時。當知我念君甚切。此禮拜四六點鐘。君當親蒞吾家。作五小時之茶話。君亦知靈司或羅平。今乃縱其獸友。出入於衣冠酬酢之場。不知吾可林。亦以羅平爲怪。禮香嗟乎。可林。吾唯信君至深。故敢物誠相示。彼老後竟以生髮那批名義。向予有所請求。當時拒以嚴詞。今滋悔其孟浪。此重大問題。不得不羣加討論。願可林有以助我也。篋尾復云。君當知吾等已受精神之痛苦。予卽受苦中之一人。此觀念實由於聯帶關係。初不料吾國上流社會。亦羣謂走獸之有靈魂。今將就正於海特里牧師。或能導我以研究之方法。吾度君亦必崇拜牧師偉論也。余反

覆味此書詞。知加姆乞吾援手者。必含有他種目的。非僅爲無謂之調談。遂如期往踐夫人之約矣。

吾英有太姆河。環繞倫敦半部。縈迴如帶。夾岸多富家園林。樓閣參差。花木繁蔚。沿河草地。處處界以鐵圍。恣人遊憩。晴日五點鐘後。夕陽將墜。清風徐來。兩岸遊人如織。時見三數少婦。革履長裙。徘徊水際。呼吸新鮮空氣。迨暮煙四起。人影散亂。此太姆河泚泚流水。又送去光陰一日矣。距河半英里許。有一宅第。界花爲圃。細草鋪甃。中建三層高樓。紅磚砌壁。窗護碧紗。點綴如畫。下層有一極大餐堂。中置長案。上覆布單。潔白如霜。羅列金銀餐具。光華照眼。四隅滿架盆花。香氣襲人欲醉。樓上爲主人退閒室。陳設尤佳。鋪綵色織絨之地毯。厚軟幾能沒履。四壁滿懸名畫。價值不貲。几

案陳列東方古代之瓷罇。及名人雕刻之美術品。光怪陸離。入者蕭然。意遠。禮拜四六點二十分時。此精雅之退閒室。有數人列坐清談。興高采烈。有一中年貴婦。隔室監製咖啡。手持時計。靜司火候。茶熟。傾入銀壺。下置酒精微火。保持溫度。使茶味醞濃。恰到好處。始出。徧餉諸客。此即著名善煮咖啡之加姆夫人。爲本屋至尊無上之女主也。方余入室時。座客爭起爲禮。加姆指榻延余坐。笑頷諸客曰。彼來最後。宜罰以巨盃之咖啡。復謂余曰。可林君來已逾二十分鐘。當知我盼君甚久。趣盡此茗。以慰諸人之渴望。余極讚茶味之佳。加姆大悅曰。佳乎。恐吾等所討論之問題。其味較咖啡尤厚也。遂頷牧師曰。請君恕我。君當信吾等爲塵俗凡人。思想不出人羣以外。彼羅平胡獨友及獸族。牧師貌示謙和。微笑答曰。

吾自承。亟欲破此疑團。熱念與君相埒。君見古今人物。有能與猿猴談話。如羅平者乎。此君智慧。令吾驚駭。真爲人類思想界。闢一新奇之途徑。恐吾等能爲之事。正多也。座中有堪女士者。爲著名之女優。善諷工愁。貌尤娟秀。聞牧師言。矚然問曰。君以耶穌教徒。乃欲爲猿猴傳布福音耶。果爾。請以五金鎊。署吾名。牧師聳其尖鼻。冷笑曰。吾恐此室中。尙多異教之徒。且靈魂之問題。！！加姆急挽言曰。親愛之牧師乎。吾等正爲此問題。墜入深霧。大似歧途百出。莫知所從。無論何人。必不信獸類。乃有靈魂也。彼猿族長毛被體。裸逐山巖。生平不掛一絲。卽倫敦著名衣肆。終歲亦不能得其一辨士。彼唯皇皇於果實山泉。以保其下賤之生命。他則猴升樹杪。搖尾酣嬉。此吾儕所習見者。而密司忒羅平之獸友。則大反

其種族之習尚。生活直與上流社會無殊。吾已得確實報告。言至此。語聲忽低。囁嚅言曰。彼昨夜竟贈人一千磅鮮花。如此行爲。君謂天堂能禁彼勿入耶。有一少年憑窗遠眺。初未注意諸人之辯論。忽聞加姆述老猿贈人千磅事。心滋服其慷慨。此少年名斯拖。爲勳爵太姆之子。頗雖貴裔。乃不能自救其貧私念。果猿友悲我。五百磅者亦可飾吾車馬。急旋轉其灰色之睛曰。彼長手既能把握兩足。復善跳舞。且尤有擇交之腦筋。得友如此。誰復樂與人類周旋哉。詩人加勒徐拂其披肩之長髮。搖膝作態曰。吾意猿公異日必成一極佳之著作。（伏線）自述其山中生活。須知舊夢重溫。味尤淵永。彼將擱筆太息曰。吾今獲快樂之生命矣。此後生涯。當使有用精神。日趨活潑。從前肉體希望。一一付諸雲煙。回憶

穴居窮谷時。遇陰雨而悲啼。見日光而歡躍。偶得餘桃草實。輒視爲無上珍饈。刼耦羣雌。攀藤攫食。身世滋可憐也。加勒語至此。似已化身爲猿。淒然含淚。此殆落魄詩人。窮愁滿腹。借此一洩悲懷耳。加姆興致殊豪。手揮加勒曰。詩人勿悲。吾等當續求其真相。願余曰。可林助我。余張目待其發言。加姆續曰。君謾羅平於加波里耶。其人若何。余曰。奇才也。吾所見之人。當以羅平爲最慧。彼蓋一催眠術大家。偃蹇恆不禮人。曰。何也。余曰。彼或以人類爲無足共語者。牧師曰。彼調教猿猴。必費無窮時日。彼何故拋擲寶貴光陰。棲身巖穴。甘與此生物爲伍。余曰。此則非我所知。然彼嘗語我。欲爲人類求一公平之論點。吾意羅平出身污賤。尤無親屬之可言。踽踽涼涼。形影相吊。加姆曰。傷哉。是人也。余曰。惟其可悲。理想遂

日趨孤僻。然彼家資雄厚。丰采尤佳。所至歡迎。故得出入上流社會。加姆曰。彼果賤惡人類耶。余曰。彼見人羣道德日益墮落。至不惜以生命易資財。互相傾軋。焉知百歲光陰。轉瞬遂奔流而逝。而靈魂已玷至死無寧。無術驚回其癡夢。此羅平所以鄙人類爲不屑教也。有一鉤鼻深目之人。曰愛特者。恆以貨債刻取貧人重利。暇輒摩挲錢籠爲娛。或出金錢一一擲几上。鏗然作奇響。顧而大笑。彼體中似含有猶太賤種之血者。余言遙觸其忌。冷然詔曰。是人何其怪也。余曰。怪耶。彼場二十餘年之心力。教此齷齪。促進文明之域。特欲證明獸族靈魂。容或高出吾等之上。愛特駭曰。天子彼以吾等爲何物者。予曰。吾烏知其以何物待我。然日光之辨物。恆隨思想爲變遷。安知羅平不視彼面爲可親。而轉覺吾等容顏。

之。可。憎。耶。畫師佛勒曰。君言是也。汝知吾曾爲彼繪一極佳之肖像。方羅平偕其伙伴。造吾畫室時。彼獸叟挺坐莊容。儼然自具巨商之模範。斯拖曰。此何奇者。吾聞老猿。昨以極貴珍飾。贈一女士。彼獸族而能禮重美人。寧非趣事。心中自念。吾果化美人者。則此珍品屬我矣。堪女郎脫口而出曰。得毋密斯開得加姆耶。加姆夫人。驟聞此語。兩頰飛紅。而彼襟前所綴之玫瑰花。遂立形其黯淡。堪女郎或亦自悔出言唐突。然此語餘音。已送入諸人耳鼓。亦祇付之無可如何。而加姆夫人。身爲人母。在理不能不爲愛女辨認。唯衆言確鑿。急切未得措辭之隙。因出香絹掩口微嗽。少頃得矣。柔聲呼曰。親愛之密司堪乎。茲事確也。君當知吾開得年少童騃。偶出一言。初不加以審慎。天真爛漫。亦人人必經之時代也。某日。

吾等相聚午餐。席間縱論離奇之獸友。中有一人。力譬老復無恥。謂宜幽禁於倫敦動物園。弗使溷迹社會。一洗英京之玷。開得乍聞僞穢之聲。悽惶欲泣。堪女郎疾言曰。彼日吾亦在座。猶憶君等痛譽此獸時。密斯開得不能耐。抗聲力辯曰。君等何事造其旅館。不已承彼爲肆主耶。今伺彼未來。力譬人短。自問居何流品。密斯言此時。凜然如不可犯。君當憶是時。吾力勸開得勿聲。攜手離室而去。加姆曰。噫。君爲吾女解紛。吾竟未謝君耶。女郎平。吾滋感汝。當日不以此事洩之獸友也。嗣老復聞吾女代爲辯護。意大感動。因贈吾開得鑽石之項圈。價值一千鎊。嗟乎女郎。彼復叟撒手千金。不遠勝於吾英錢虜耶。斯拖搔首曰。此直倫敦唯一之富翁。何名復叟。且彼所貽之厚禮。不尤大快人意耶。此少年復涉遐想。念

當日胡不易斯拖二字爲開得。私誡老父命名之謬。加姆夫人攪
言曰。吾固未許開得以此圈加項。然卽此一端。當知此老猿非尋
常之獸族矣。城女耶曰。吾想彼或不更搖其尾。加姆曰。果然。除彼
僕侍外。無知其有尾者。密斯忒生泮。曾見彼赴某家作茶會。晚間
所着之禮服。式尤奇特。余問加姆曰。君常赴彼旅館耶。加姆力搖
其加寶石指環之手曰。愚哉。君知我召君何旨。曩書特響言耳。然
決君必來爲吾助。余此時頗惶惑於加姆見招之切。且何故集會
多人。品類至爲龐雜。彼佛勒與開得互相愛悅。亦少年應有之恆
情。何以加姆夫人。聲言開得豔麗如花。必不能嫁一寒素畫師。倚
丹青爲生活。且城女耶胡爲每會必來。此中似有可疑之點。方余
念此時。室門忽闢。見雙頰暈紅之開得。與衣冠華楚之特斯寶星。

翩然并入。加姆夫人含笑起立曰。特斯開得來何遲也。回首顧佛勒曰。畫師君當歸竟爾畫矣。吾知君光陰寶貴。向開得問安告別。不妨出以同時。今君識特斯寶星乎。想倫敦第一之畫師當與吾英貴族無一不識者。珍重珍重。行再相見。嗟乎。加姆此言直宜逐客之令矣。是時余適面堪女耶立。當特斯攜開得入室也。余見堪女耶。面色如土。勢將立暈。然猶倚几自支。御爲安靜。予立悟。惜謂加姆曰。君書詞誠敏。何其善爲掩飾耶。唯余今晚尙欲踐維里夫人。特麗夫人之約。恕吾不能久待也。加姆曰。君素仁慈。胡忽作此言驚我。吾縱慧。寧能欺我老友耶。親愛之可林。彼等來此者。君第視爲不識面之人可耳。牧師曰。此時吾亦當去。祝君晚安。加姆曰。牧師乎。座中諸客。君亦以常人目之。不必別其家世。牧師曰。吾知

之。此牧師雖隸籍教門。而交遊素廣。座中人固無不談者。加姆曰。吾於地球上所應爲之事。今已一一實行。吾亦可從吾親愛之夫於……（意謂地下也）牧師和聲謂之曰。夫人言當加勒翹首攬思。疾出錯筆題短詩於衣袖。搖曳謳吟而去。斯拖見諸客皆散。亦取冠出門。且行且舞。其手杖懸想他日結識。德公之樂。堪女郎據榻。攤坐。神色略轉。惟無限春愁。積壓眉峯之上。猶令見者生其憐憫。當斯拖離室時。堪亦亭亭起立。座中僅有加姆母子。暨余與特。斯四人。加姆夫人。注視堪面。悵然問曰。君亦去耶。女郎低聲微隱曰。尙未。吾願與可林稍留。見余執冠欲起。燈額目余曰。求君略待。加姆微起半身。作送客狀。已復就榻長嘆。開得見堪女郎面色堅定。駭而撮口微噫。特斯慮開得將暈。驟起緊握其雙手。側目徧視。

堪女郎狀尤可怖。須知特斯家世清華。先時殷沃。在理宜東身自愛。力爭上流。乃彼前在蘇格蘭時。屢以非禮行爲。見擯於社會。其流品蓋可知矣。堪女郎見其兇毒之目光。心如飲彈。厲色願加姆夫人曰。君知吾與特斯寶星之關係耶。彼當日與吾訂約。誓言娶我爲妻。同享雙棲之豔福。語至此。唇青舌強。不能成聲。惟聞胸葉相擊。胸際起落不已。此女傷心極矣。余急進以涼水。堪飲而略定力。搖其首。示彼未萌如念者。喘息言曰。特斯在上帝前。手按聖經。面吾立誓。我始傾心嚮彼。今觀此狀。殆欲使密斯開得一變而爲特斯夫人。試問寶星將置我於何地。吾方以學生情愛。傾注其人。彼乃視爲玩物。舉足力踐吾胸。使吾方萬情商。萎如枯草。殘忍至此。我何能甘。寶星夫人。彼敢竟食爾言者。吾必有一日。割刃害人。

之腹。語聲慘厲。聞之毛戴。雖以兩手挂腰。挺立直視。而全身搖動。已如荷葉迎風。非余掖其右臂者。女郎立暈矣。加媼夫人見狀。大駭。思覓語以止其悲。願急不能得。遂以素巾蒙面。佯作搵淚狀。而微露一角。偷覷女郎神色。趨前徐撫其肩曰。吾親愛之密斯堪乎。吾對於此事發生。爲汝心酸已極。旣悲君遇。復憐君情人之不能善用其情。吾甚謝君以真情告我。尤信君純潔無瑕。吾不解特斯旣蒙君愛。何復澁及他人。此亦惟彼自知。或吾與吾女知之耳。密斯聽之。人生逆意之境。當時固覺可悲。然事過情遷。久亦漸忘其苦。請君暫歸休息。幸勿自損玉顏。當信我爲君摯友也。語已。復借助於素巾。力揉雙目。眼皮應手而赤。續曰。行再相見。須知如我之年。見此傷心之事。寧弗悲感。或出言不檢者。幸密斯恕之。余此時

左右不知所可。唯堅握女郎手以慰之。然仍面色灰敗。氣若遊絲。余挾彼下樓時。倚伏吾肩。幾不能自舉其足。余力掖登車。見其蜩伏一隅。如中寒疾。不忍聽其獨歸。然在勢不能不別。遂與遙致珍重。彼憊不能聲。僅僅答余以目。驅車遂去。薄暮。余迂道往省。途中私念。此女既爲人棄。必且鎮日悲啼。懨懨欲病。此時或已濡滯床榻矣。乃余蒞門時。彼正倚窗閒眺。狀至愉適。日間情事似已付諸天際浮雲。隨風吹散。卽蔚藍媚眼。亦燦若明星。不見半絲殘淚。豈彼託業俳優。笑啼皆僞。遂視一切離合悲歡。均如戲劇。曲終幕閉。不一動其中耶。自笑此來多事。遂躑躅出門而去。

第四章

吾人偶遇一事。無端牽入局中。隨衆忙亂。而卒不明其究竟者。則

惟名之曰偶然之事。余今日之行徑類是矣。余既探堪女耶後。負手徐行。信足所至。忽聞鐘聲大震。知已近禮拜堂。入作晚禱。禱畢將歸。偶憶報紙所載。羅平旅館卽在此街轉角。今可往視吾友矣。遂出燐燧燃雪茄。且吸且行。晚風拂面。心神俱爽。仰視碧空無際。疏星續續而出。狀如人眼之啓閉無常者。一刻鐘後。已見旅館之門。忽一華麗馬車飛至。羅平與獸友躍下。余趨道晚安。且與老猿爲禮。相將入內。猿叟行近羅平作微語。喁喁殊不可聞。意似詢余爲誰何者。羅平以常語答曰。此爲密司忒可林。余故友也。侍者導余等入餐室。陳設極精。小餐已備。余始意此間侍者必與吾家僕從。同操文明英語。乃此輩奔走進食。舉動悉與人殊。應對尤爲鄙穢。余大駭。嗣知老猿狎近儉荒。凡曾受教育之人。屏勿使近。甚矣。

獸性之難退也。羅平既就主席。對客初無歡容。非怒非愁。較前在可文劇園時。尤爲矜冷。無怪倫敦社會。決其佳運已終。在世更無價值。卽繼續生存。亦僅以譏謗憂危。度彼淒涼歲月耳。至老猿沈默色莊。殊難測其喜怒。目光炯炯。頗見靈敏。而能勇敢。憶在禮拜堂時。彼亦隔坐聽經。豈此豸亦有宗教思想耶。胡以吾友精神。轉不及猿猴之活潑。余輟食沈思。幾忘炙鷄之冷。羅平偶見案頭有。余日記。就而翻閱。知余日間曾往加姆夫人處。問曰。君往晤密昔司加姆耶。余曰。然。因略述諸人評論。遇詆毀老猿處。輒易以諛詞。彼微示謙容。大有寵辱不驚之風度。迨余述特斯搗開得入門之情狀。暨堪女士痛醫特斯諸語。覺此獸屏氣凝神。側耳傾聽。至不敢縱其呼吸。不料彼貌飾端方。乃竟竊聽他人私語。甘居下流。豈

此中與彼有何關係耶。(伏線)實則此等情形。特吾當日默坐時。細心窺察。不意著書至此。竟費我如許筆墨也。是日餽饌甚佳。情余思潮起落。心亂如麻。信口吞嚼。不能辨味。餐畢各進咖啡。老猿莊容忽變。似神經猝受非常激刺者。起向羅平請問。羅平快快語余曰。可林畧坐。離席挾老猿同出。旋聞彼等若有所商。獸聲尖銳刺耳。語氣微含憤怒。羅平初僅漫應。繼則似爲所動。作恍悟聲。終且連聲諾諾。想已允其所請。老猿聲調轉爲和悅。遂復歸座。羅平面色已不似先前晦暗。豈適逢快事。遂使容顏光彩耶。欣然問余曰。君識特斯乎。其人若何。余曰。英倫之宵人也。唯多力善鬥。門第甚高。羅平曰。君與加姆夫人爲友矣。余吻未張。獸微嗽欲語。羅平微笑曰。君且勿聲。余見羅平色若不豫。卽微帶笑容。亦僅如兩極。

之。寒。日。微。光。偶。照。冰。山。之。上。耳。彼。續。問。曰。特。斯。日。往。何。處。消。遣。者。
余。曰。彼。恆。往。李。仲。許。飽。吸。鴉。片。之。毒。膏。老。猿。徐。點。其。首。曰。吾。知。其。
地。余。不。欲。更。與。絮。絮。取。冠。離。室。羅。平。送。至。門。次。余。曰。君。曩。在。加。波。
里。時。已。覺。不。近。人。情。今。更。迷。惘。如。失。路。之。人。豈。君。欲。陷。身。地。獄。自。
絕。其。希。望。耶。羅。平。厲。色。應。曰。然。余。果。迷。惘。失。路。矣。已。復。慍。曰。吾。卽。
陷。身。地。獄。亦。可。上。通。天。帝。須。知。人。生。不。經。磨。折。安。能。有。所。發。明。彼。
千。年。老。橡。盤。根。錯。節。而。能。歲。發。新。枝。蒼。翠。欲。滴。君。宜。悟。是。理。矣。悄。
然。掩。門。而。入。

第五章

倫敦東境之極偏。有一汚穢狹巷。爲警察巡邏所不及。(伏線)沿
途瓦礫堆積。蔓草蓬生。荒寂殆如沙漠。左右多零星小室。簷可齊

肩時見襁褓之人。喧呶出入。狀若蜂集。入夜。則破窗半掩。微露黃
色燈光。法黯如燐。紫光愁慘。中有一屋稍高。草花滿院。界以短籬。
門前隙地。縱橫可二丈許。潔淨無塵。鄰近居民。羣疑此宅爲精都
仙府。卽吾妹瑪麗所居也。讀者當憶吾前章所述。瑪麗心迹矣。彼
自羅平去後。日以慈善事業。遣其悲懷。盛會歡場。久經絕跡。後遂
卜居窮鄉。實地調查。量力周濟。遇有疾病之人。尤必慰以溫詞。少
息其精神之痛苦。吾意瑪麗託此生涯。久當生厭。乃彼出入貧民
社會。二十餘年。轉覺心安理得。樂此不疲。吾滋服其性情之純一
也。吾自女弟離居。仍守先人故宅。量吾歲入。優遊行樂。近亦駉駉
欲老。須知吾生平。百不營求。特欲安閒自適。而天恆以不愜意事
紛擾吾懷。甚矣幸福不可強求也。是夜余別羅平。歸入見瑪麗。踞

坐地甃上。延頸外盼。淒然欲涕。余駭極掖坐溫榻。慰問所苦。瑪麗
哽咽曰。可林我深夜馳來。實出於萬不得已。吾乃感一可悲之靈
夢。醒時幾不自支。余凝視不語。瑪麗復曰。吾料兄此時必已歸寓。
故來一罄吾懷。吾兄健碩。或不急思就枕也。我因視一病人奔馳
甚倦。九點鐘卽歸寢。朦朧間。忽覺室中几榻。蠕蠕蠢動。沒入地中。
而窗榻簾幃。一一化爲蝴蝶。凌空飛去。須臾四壁崩坼。有聲大似
積雪爲山。受日則立時融塌。吾驚駭欲狂。哀呼莫應。自顧已身孤
立於黑石懸岩之頂。插空如筆。天風振衣。上下四旁。百無所有。余
曰。竟無一物乎。曰。無之。仰不見星月之光。俯不見草木山川之色。
空洞如罌。慘寂無聲。世間可怖之境。孰有過於此者。惶遽間。忽見
羅平與一黑影。悄然枯坐。狀至可憐。當瑪麗口述羅平兩字時。雙

頰立絳。嗟乎。吾弟與羅平別已三十年。今偶觸其名。情灰復熾。不改少時媚態。想此數十寒暑中。羅平小影。未嘗一日離其胸膈。女子癡情。當無更出瑪麗右者。彼徐徐以手拊胸。斷續言曰。可林聽之。吾決昨宵所見。必非幻境。吾見羅平。抱頭偃坐。目直口哆。似已失其知覺。身後侍一鉅影。僵挺如雕刻之石像。吾凝視大驚。念鉅影果前仆者。羅平身如盞粉矣。俄羅平徐起。垂手自語曰。一迷惘失路之人耳。初不介意於天堂地獄之說。今已晚矣。彼此時似已見余。緩步向我而來。詎此猶醜之黑影。亦築築繞彼徐行。大似爲羅平身體之一部。實則此影亦自具其形質。羅平張目視余。狀至悽惋。吾此時幾欲失聲而號。嗟夫。可林。羅平顏色。曩亦時現吾前。初不料其憔悴若是也。余曰。此夢作自何時者。瑪麗曰。吾醒後易

衣。卽來兒所。此際驚魂未定也。余曰。汝言畢耶。瑪麗噫曰。可林近見彼否。此時必在危險之中。兄不能一爲援手耶。余曰。吾離彼僅數刻鐘。彼謂將來上帝開地獄以待其入也。瑪麗詫曰。天平。胡彼與兒晤對。乃與吾夢同時。而夢中告我之言。證諸吾兒所聞。一一吻合。此豈猶爲夢幻耶。可林乎。彼此時必罹奇禍。吾將奈何。吾將奈何。語時若不勝悲。吾急慰曰。瑪麗勿爾。汝夢特由情感而生。胡遂視爲事實。卽吾聆彼最後數言。亦滋憐其不幸。瑪麗微笑。似不信余果有憐憫之心。實則余亦不能自信。言出肺腑也。瑪麗曰。可林乎。此夢究主何祥者。兄宜爲我畫策。救其出險。須知吾不見其人。已三十年矣。瑪麗此時悲極。潸淚滿眶。續續如縑而下。胸衣盡溼。余亦相對洩瀾。良久。瑪麗極力忍淚曰。可林勿憂。余不哭矣。今

當歸禱上帝。爲羅平懺悔。救主仁慈。必將赦其前愆也。語畢。淒然
下樓。余開牕遙望。尙見吾妹珊珊之影。滉漾於馬路燈光中。須臾
轉入小徑而沒。

第六章

次日余方進晨餐。瑪麗復來。出黃色方圍之函。置余前。懇切言曰。
可林。幸將此書爲我致羅平也。余含哺未答。連續進食。故示以安
詳態度。瑪麗焦躁不寧。環室而走。忽趨取原函。抽書示余曰。可林。
汝試讀此。當知吾書。有必使羅平寓目之價值。余知瑪麗性情固
執。不忍故拂其意。因太息受書默讀。實則吾卽未閱。亦知其旨。特
述昨宵夢境離奇。求羅平及早回頭。勿與老猿爲友。尤宜審用資
財。力圖正業。恢復已失之名譽耳。瑪麗見余讀畢。殷殷問曰。見能

爲我致此函否。余可之。復促曰。能速去乎。余曰。飯罷卽行。瑪麗欣然如釋重負。與余接吻而別。顧雖強笑。終不能掩其悲容。且兩頰蒼白。二目失神。余決其昨夜歸家。未嘗貼席。想長夜漫漫。盡消磨於此。鸞箋十幅中矣。在理。友朋規勸。但得寥寥數語。已足括其意義。吾不解何以一沙言情。便如百捲蕉心。初無窮盡。傷哉。吾女弟也。十二點鐘時。吾挾書往羅平許。羅平方御午膳。老猿則遙據一几。檢閱往來書札。隨披隨覆。狀至敏捷。不知余此時究作何狀。竟使羅平驚異。甫就坐。彼卽問曰。君有言者。恣言之。吾伙伴不須迴避也。余囁嚅曰。但……羅平率爾曰。吾適不言。毋須迴避耶。幸勿疑及吾伴。俗必謂彼暫離。彼固能違吾約。然實不忍揮之門外。君當待彼如吾。尤當視彼爲吾身之變相。復微笑重言曰。然。然。彼爲

吾身之變相也。余無語。出瑪麗書置其手。羅平細心披閱。兢兢如捧聖經。至不敢輕觸。以指迴環讀竟。幾不能自舉其顛。失望之容較前益甚。攢眉長嘆曰。三十年矣。且三十餘年矣。捧書復讀一通。折疊納函。鄭重置之几上。據榻偃臥。注視封面所書之字跡。默定如僧。良久。以單純混濁之音告余曰。可林乎。吾固愛彼。且吾愛至今未衰。當時與彼相離。吾心實出諸公道。今瑪麗樂耶。余曰。樂甚。羅平張手向天。默謝上蒼不已。忽聞冷笑一聲。自羅平齒縫中。剴然奔出。起就書案。伸紙作書。納入藍函。塗膠封固。旋復拆封示我。余曰。吾已見瑪麗書矣。曰。請更閱此。亦一極佳之小簡也。

書曰。吾摯愛之瑪麗左右。君讀此書時。當知秉筆之人。昔日曾蒙君愛。今已兩鬢蕭蕭。皤然一叟矣。吾萬念灰冷。百不繫

懷不圖此淒涼世界中復得故人手札萬疊深情愛我逾
量前塵如夢潮上吾心豈啣山落日猶有一線迴光耶瑪
麗聽之自與卿離吾已一無窒礙浪游世界所至爲家卽
自奇苦中得吾奇樂果當日瑪麗以身屬我者久已懽懽
無生趣矣今君且自適其天幸勿以我置君心坎將來收
局容有回甘我則更無餘望足跡所經極人世不堪之境
此濁汚蕪垢之地球實卽無形地獄何暇更覓虛無縹緲
之天堂君必謂祈禱有靈者急行汝意可也

余閱書甫竟獻友議近余前羅平手按殘編沈吟不語豈彼悲念
填膺急欲乞援翼類耶老殘受撫慨不巳語亦不明其爲權爲
怒爲慈書身畔遙與點首爲別語甫出扉道驚見鱗角衝陰下挺

立一人。納首於風衣高領中。垢帽齊眉。頤頰悉蔽。惟頤大無朋之
鉤鼻。突出如峯。上嵌黃色雙睛。兇光外射。猶視若饑貓之伺鼠。余
駭而卻顧。識爲李仲。念此僂縮項如龜。得毋匿此伺我耶。因向馬
路疾馳。少頃至瑪麗所。出書授之曰。汝試閱此。瑪麗得書驚喜。兩
手皆戰。如冒嚴寒。讀畢而容稍泰。顧余曰。可林乎。吾適已代彼所
禱矣。余執帽披衣。語之曰。我今且去。暇當來視吾妹也。

余既出瑪麗門。見其隣舍婦人。倚牆曝背。油漬滿衣。聞有履聲。回
頭狼顧。忽張臂向余作醜態。袒其齟齬起皺之胸膚。掀唇狂笑。齒
齒盡露。余大駭。力唾而奔。忽一醉漢踉蹌出。橫截余前。且躍且呬。
口角滿堆唾液。幾如羶蟹吐沫。汨汨有聲。巨掌如箕。伸臂作遙毆
勢。余惶急不知所措。念吾頗果爲彼得者。當立化爲脆薄之瓜。卽

吾帽與肩衣。亦將棄我而更從新主。遂狂聲呼救。瑪麗聞聲立出。大聲詔之曰。汝曹胡爲。乃不知彼爲我懷兒耶。語出衆譴立息。醉漢疾縮其拳。順勢自搔壯髮。其妻則握垢膩之裙。趨擒吾履。力拭不已。復仰面作呢聲曰。吾夫與先生戲耳。余曰。足矣。足矣。趣釋吾脛。婦大頰力塞其夫入小屋。門低誤觸其顛。因而大詈。瑪麗乘忙亂中。揮余去。余戲語肩衣與帽曰。吾三人出險矣。

次晚。余往公立大學堂之吸煙室。忽遇特斯寶星。趨前致禮曰。密司忒可林。來耶。吾覓君久矣。室中先有一人。見余等將作長談。立起避入他室。此按四俗語。總他人不若也。特斯嘴曰。吾有祕事。就商。君試爲我權其利害。今君亦識密斯堪乎。余曰。識之。特斯曰。盤在加姆夫人處。彼竟譽我爲宵人。此事吾友當能記憶。余曰。然。汝

知之亦無異於我。曰：可林幸勿更爭意氣。吾今在困難中，不得不乞君援助。君當知吾待彼人酷也。余曰：汝待何人酷者？曰：密斯堪耳。吾食誓重婚，使彼終身失望。今滋悔其太酷，遂自衣篋中出一短函示余，曰：請君讀此。余閱竟，知書中約特斯於本禮拜四晚十點三十分，赴李仲家談話，寥寥四行，簽名者：密斯堪也。余曰：此書果出彼手耶？（伏線）特斯笑曰：此可無疑。吾能識其筆跡，但慮其蓄意弗良。君策我能往否？余遲疑未答。讀者當知余生平獨善其身，不欲預聞人事。矧特斯無賴，余尤深惡其人。彼即見侮於人，亦屬孽由自造。余此時幾欲掉頭而去，不置一詞。顧一轉念間，覺特斯急而求我，其情可憐。譬諸囚人逃自刑場，見者必不忍繫而授之屠伯。

者熱更何愛乎林逃囚君釋國至此幾欲廢書一哭

友 余激於

義氣。慨然謂曰。寶星勿懼。吾決君必能出險也。彼聞言。攢眉強笑。余意男子不宜示怯於婦人。必使特斯前往。因曰。君不欲往耶。特斯曰。誓之。吾必往。余曰。君果往者。宜自爲備。吾不能料其結果。特斯曰。否。君抱獨善主義。不肯助我以臂耳。復取書細玩良久。鄭重授我曰。可林吾友。幸爲我慎藏此函。倘有意外事發生。勿聽此利爪雌貓。開籠逸去也。余度特斯意。直欲據此書爲密斯堪謀人之鐵證。計欲全此女者。必勿使是書更落人手。遂受而納之衣袋。語特斯曰。吾爲君藏此函矣。特斯既出。余急往戲園覓堪女士。至則見彼坐室中。對鏡理妝。飾作古時皇后。狀至端麗。方余行近室門時。聞女怒曰。吾願全世界人。悉化爲獸類。彼獸族尙存公道。至人則惡魔耳。吾聞言。暗驚不已。意彼潛詈特斯耶。慮驟入更逢其怒。

遂小立微嗽。女輟語。詢爲誰何。余曰。我也。入見戲園經理。坐女側。見余鞠躬自去。余出書示女。彼略視封面。以函還我。曰。此吾致特斯者耶。胡乃出君懷袖。余曰。君設心不太險耶。女笑曰。否。密司忒可林。君誤信人言矣。余曰。誤耶。倘彼果遭不測者。君將奈何。女厲聲曰。吾安能設計謀人。臨時有無他事發生。殊難逆料。然吾終謂君誤信也。余將此函。摺疊數層。搓捲成雪茄狀。就火焚爲灰燼。語女曰。無論如何。終以此法爲善。女向余點頭曰。謝君厚意。焚去固佳。實亦無關緊要也。

第七章

次禮拜三。或禮拜四日。余得加姆夫人書。中言吾有要事就商。故屏除一切。候君蒞止。吾爲此事。心至不寧。必欲得君一決。君宜速

來。吾料此時無人過我也。余得書立往。至則見加姆草草晨妝。淚痕猶溼。知彼心中必有極疑難事。望救甚殷。故爲此狀。見余入。趨握吾手曰。可林乎。君竟恚然肯來耶。吾感君至矣。君讖見至高。吾恐世界無能測君意旨者。然君必不忍欺我。今請坐此溫榻。少選再淪咖啡。因有如許要言。急欲與君一罄也。余問開得安乎。加姆疑余言有指。注視甚殷。旋覺脣頰顫動。兢兢言曰。吾等未見特斯寶星者。已一禮拜矣。余斗憶堪女耶書中之約。因問曰。自上禮拜四後。迄未見耶。加姆凝思曰。禮拜三乎。又搖首曰。否。在上禮拜四。娜安汽船。遞來一信。君試檢吾日記。卽知此函實發自特斯者。彼約於是日來我家。竟不果至。計自禮拜三後。未見其人。吾使人往問其家。及彼所常至之地。杳無跡兆。君試爲我策其何往者。余此

時失口言曰。君曾問密斯堪否。加姆曰。噫。可林乎。吾安能問彼。料彼亦必不知也。當上禮拜四夜間。彼偕一枯瘠老人來此。是否爲可敦勳爵。吾則不能記憶。余曰。可判司敦勳爵耶。曰。然。可判司敦勳爵也。試思密斯堪。旣與吾等失歡。何故復來吾許。且挾可判司敦。冒然於深夜偕來。尤不解其何意。余聞加姆言。遂引起種種之疑念。彼密斯堪固一尋常女子。然何至屬意於可判司敦。夜半挾老人同出。意此行必含有深沈作用。非僅爲循例周旋。且禮拜四夜。卽彼約特斯晤面之期。胡轉於是夕。偕可判司敦往尋加姆。以勳爵莽然一老。乃與妖冶女優。夜行多露。寧非奇事。吾尤知此叟酷嗜鴉片。夙與李仲往還。而女卽遲彼情仇。於李仲荒涼之祕窟。蛛絲馬跡。在在堪疑。思至此。毛髮皆豎。念特斯寶星。或已於彼夕

被戕矣。因復問加姆曰。彼果僭可判司敦來耶。加姆遙指一榻曰。此何待間。吾親見其坐此。且彼猶語我。來自李某家中。其地至爲穢僻。今君亦識李某否。余曰。得毋爲李仲耶。加姆曰。然果爲李仲。憶女語此時。忽顧老人大笑。可判司敦鼓掌曰。密斯堪乎。君目乃娟媚無倫。倘君不暇自憐者。盍憐我蒼蒼之白髮。女聞言益笑。不可仰。此卽彼二人來此之情形也。余曰。開得亦心緒不寧耶。曰。是兒奇甚。晨起與吾接吻。狀至柔順。忽顏色慘變。號呼而入其私室。且……言至此。聞樓下叩扉聲。加姆急起開門。肅客入。則詩人加勸也。加姆語之曰。吾少去卽來。君與可林暫坐十分鐘。或不嫌寂寞也。加勸者。長於酬應之人。入卽趨握余手曰。親愛之可林安平。晉甚樂在此與君相見。吾今日傷心已極。幸可林爲我釋之。余曰。

君何事傷心者。加勒曰噫。此誠可悲之事也。遂徐徐下其衣袖。復手撫披拂如雲之長髮。聳肩蹙額曰。嗟乎。吾今日之不幸也。當殘星寥落。曙色微萌時。倫敦街市。一一浸入濃霧中。昏沉如夢。僅有三數飛鳥。衝霧掠空而過。乃於此愁慘晨光中。發現一驚人之兇耗。余曰。何日清晨乎。曰。今日耳。余曰。趣盡爾言。曰。可林聽之。君當知太姆河隄。距吾居不遠。吾晨起恆往散步。負手行吟。微風瑟瑟。吾詩思直入於煙水微茫之際。余曰。汝又言詩矣。果發現何物者。加勒長嘆曰。傷哉。是人也。方太姆河黃潮初漲時。遙望有一黑影。隨波上下。狀如浮水之鷗。忽巨浪排空。奔騰近岸。仰臥波中者。赫然人也。浪退復引入河心。適一小舟過。船人舉鉤撈獲。拽置船面。繫舟水步。滌去屍面所染之泥沙。彼乃以蒼白之容。瞑目而待世。

人之辨認。吾迫視識爲……言至此。割然中止。似欲將此事結果。嚙下充饑者。余曰。豈特斯寶星乎。彼見余抉出腹中之祕。攢眉續曰。特斯寶星乎。然。然。特斯寶星也。彼不與吾握手。尤不與我寒暄。彼真死矣。彼灰白可憐之肢體。已僵直不能屈伸。僅於口鼻鬚眉間。略顯英國貴族沈靜莊嚴之態度。吾日記中。當以今日爲不祥之日。乃與吾友永永相離。彼特斯撒手泉台。或未知太姆河畔有一擊愛之故人。對彼遺骸。臨流雪涕也。嗟乎可林。吾心傷感已極。不知開得聞此噩音。將若何慘慟者。余聞彼縷述特斯死狀。尙疑此披髮詩人。故爲淒婉哀辭。自飾其空中之樓閣。繼見加勒語帶悲聲。淒然欲泣。知彼愉懷亡友。實出血誠。深悔不應以小人之心。妄測君子。乃和聲答曰。吾恐開得之悼亡。或不若君言之甚也。加

勒曰。此語實傷予懷。幸勿言此。吾寧想……至此詞鋒忽斷。遂見加姆易衣入。濃粧如二十許人。額際皺紋忽隱。頰染微脂。紅潤如玉。翩然入座。光彩照人。含笑語詩人曰。加勒先生。來何早也。吾至樂見君。然不期君竟以此時過我。吾知君今日必有新詩。今此卷何名。將於何處購君新著者。加勒曰。愛友乎。此來不涉吾身。吾心悲極。加姆急止之曰。君欲消遣耶。擊球乎。抑菓子戲乎。君何欲者。趣言之。此時化裝少女之加姆夫人。倚坐長榻。傾其柔媚之眼波。注視詩人。招使同坐。加勒如言移座。垂袖理髮。肅然言曰。此蓋一淒涼岑寂之晨也。語時音節蒼涼。深得詩人之致。余意加勒未來時。必已預定措詞次序。及摹擬形容。始足動加姆夫人之聽。吾頃已爲彼言所動矣。加勒又曰。斯真慘事哉。加姆驚曰。此卽所謂一

節新詩耶。加勒遂重述其適間告我之言。爛熟如溫舊曲。逃至死者姓名時。又作停頓。移目視余。余代答曰。蓋卽特斯寶星也。加姆夫人。驟聞喪彼意中之愛婿。握巾拭淚。大呼欲暈。似神經猛受非常激刺者。然余意加姆與寶星。特一虛構未來之姻婭。何至痛心若此。且彼自特斯失蹤後。似已預知其收局。消息雖惡。當亦在夫人意料之中。吾推測至此。幾欲失聲而笑。究竟加姆對於死者。將生何種感情。對於社會。宜持若何態度。抑亦極有趣味之問題也。余方徐吸雪茄。沈思不語。忽見加姆撤去蒙面之巾。殷殷囑我。立復其溫柔活潑之精神。面際愁雲。立時吹散。徐以左手搭伏加勒之肩。加勒驚喜欲狂。詫爲異數。欣然握其纖指。引置前胸。自覺甜美無倫。醺然欲醉。加姆婉語詩人曰。吾親愛之朋友乎。君知特斯

因愛吾開得者吾至不能形容其愛。君確證此屍爲特爾登星
耶加勒仍堅執夫人之手曰此何如事。吾乃証汝耶彼屍面發不
類常人但觀其口鼻卽知爲吾英之貴族。是人眉宇軒昂死後猶
不失其自尊之風度。曰然則彼爲擄死乎。曰非。死者謂爲出自
彼中。吾英法律尊嚴當無人敢犯其貴體。面部尤無爪痕。卽太姆
河流對此貴族遺骸亦出以仁慈之念。不使漂觸礁石傷其一髮。
然彼已不能再見日光矣。加姆長嘆曰傷哉。是人也。然吾謂此中
猶有天意。余曰何爲天意。汝謂上帝伸其長臂擲特爾入水耶。加
姆曰吾不謂此也。倘此殭屍之貴人。當日果向吾女求婚。嘉禮既
成彼此相愛。一旦奄然物化。遠隔人天。遺此嬌態孤姿。空抱爲人
母者。不且肝腸寸斷耶。乃近日查獲開得。覺彼心術如天。曾遊絲

夫天者新舊轉運一三五三凡同然等第實誠謂謂謂矣
之終亦謂此人所當時趨避其惑今特新了矣百至女營體友志
靈歸不愛經又靈心之謂事非事仁德之上帝也惡受至矣可
效乎此可察之特新等經誠實此後靈應受位是至正其五第
靈者多致矣三至道必歸其靈亦如三難平特新也特新靈
靈靈靈今人所死之靈亦多而之並此靈宜靈靈而不靈靈靈
靈靈新有靈其靈靈靈何如也至令特新靈靈而然之靈靈靈
至亡友靈靈靈之靈凡平靈靈靈所遠特新死靈靈靈靈靈
靈靈靈靈靈靈令之正今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靈靈靈靈靈靈之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人靈靈靈靈之曰靈之夫人平女特新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言狀。加姆忽易莊容曰。密斯開得何往者。汝試爲我覓之。吾徧尋弗獲。惟見此短函。留置妝臺之側。函中乃稱汝爲夫人。故我亦冠汝以夫人之徽號。想汝或知密斯蹤跡也。女侍曰。乞夫人以書授我。婢子將往覓密斯也。言已挾書而出。余見加姆言詞閃爍。忽諧忽莊。疑開得函中。或有不可告人之隱。遂沈默以觀其變。加姆忽大呼離座。繼復仰天狂笑。聲格格如夜鴟。加勒大驚。躍起抱持其身。側首呼余曰。可林。趣覓涼水。夫人狂矣。遲且暈。余亦震恐失次。急握水瓶塞其口。加姆力推詩人歸座曰。否。否。吾無病。胡需水。君待我厚。不知所謝。吾親愛之加勒先生乎。君見吾在憂患中。縱聲大笑。或且以我爲狂。實則我何狂者。君與可林。當能記憶吾言。適不云有天意耶。須知吾開得未愛特斯。彼果與有情愫者。安能逃

乃母之雙目。彼知特斯蓄意求婚。屏不與近。卽我亦恆病。特斯性劣。不欲撮成怨耦。誤彼終身。實告君。開得已。垂青佛勒矣。君等當知佛勒爲吾國首屈之畫師。彼近爲呵威克公爵夫人。繪一小影。竟得酬金千磅。此像酷肖爵夫人丰采。豔麗無倫。見者驚爲名筆。加勒乎。君欲識爵夫人者。吾能爲之介紹。加勒聞夫人語。竟駭愕。至不能聲。鬚髮皆豎。私念此譎婦。變幻直如狸狌。旣知開得無意。特斯胡尙日餌寶星。追逐雌離之後。今特斯甫逝。遂力引當日揮諸門外之畫工。納之上座。似開得二三其德。乃母實誨之矣。悚然言曰。但……語未出。加姆舉扇輕拍其肩。止之曰。君殆謂但爲人母者。不應見欺於愛女耶。抑謂我不知其箇中真相耶。然卽知開得另有情人。亦無術抑止吾女。勿與其人相近。先生其諒我乎。加

勒不能辨。似泣非泣。曰。噫。可慕之婦人。可欽之賢母。君果盡知之耶。加姆運指弄扇。旋轉如輪。微笑言曰。詩人乎。吾知與不知。無關緊要。請君毋忘貴族之交情。吾則不欲爲世俗所拘。使人犧牲寶貴之愛情。殉彼目前之富貴。卽吾女果耦畫師者。吾亦甘之。遂信口成聲曰。知足乎。快樂乎。吾惟掬感謝之忱。仰答上蒼之默佑也。餘聲嗚嗚。如度俚曲。意似不屬吾等。余與加勒。遂起而告別。加勒行至甬道。語余曰。加姆之啼笑。乃如俳優。君亦覺其可異否。余曰。是胡足異。婦女社會。蒙面具與人周旋者。多矣。加勒先生乎。君不憶君友加姆夫人。請君毋忘貴族交情耶。詩人別矣。加勒默然。隨我歷階而下。今猶有一事。宜爲諸君告者。方加勒往衣架覓帽時。余乘間微語加姆曰。密斯堪威魯特斯事。君慎勿輕洩於人。當知

重案發生。官中人四面偵邏。搜求證據。但聞人偶議此事者。立即召至法庭。使就證人之席。加姆附耳輕言曰。是誠可怖。吾寧永捫吾舌。亦不願面彼猶惡之法官。聞審判廳。穹門至高。陰冷不見陽光。入者終身無俸。吾果涉足是間。開得不將心碎耶。吾安能爲此。余曰。此理甚明。吾知君決不爲此也。君初疑開得與特斯相愛。何時始知其誤者。加姆曰。君言良信。吾始不料開得鍾情佛勒也。然吾觀君憐愛密斯堪。亦不減畫師之輸心吾女。言時。以目斜睨曰。君以吾眼爲盲耶。余曰。謬哉。乃疑我與彼有關係耶。君必有自悔失言之日。譬如濃霧籠山。日出則峯巒盡現。未來之事類是矣。吾今且別。尙須往謁伯爵夫人也。加姆曰。可林童喚哉。想伯爵夫人遲汝於戲園中耳。遂笑揮余出。

第八章

余等既出加姆門。加勒分手自去。瘦肩上簪。納手衣囊。身披灰色肩衣。如張兩翼。俯首視地。躑躅道周。階肖覓魚之饑。豈將於馬路沙塵中。搜尋詩料耶。須知十九世紀之詩人。特著作爲生活。偶得新聞。恆自居爲奇貨。果詩中事實。更有他人撫拾者。則聲價立低。加勒既首先發現貴族之尸。極力描摹。述之加姆。滿擬夫人當推愛女之心。傷及未婚之亡壻。不料以此轉受擲揄。自覺此來無謂。垂頭喪氣。一路羣思。想此淪落詩人。歸去青衫淚溼矣。余既憐加勒奇窮。復嘆特斯橫折。思潮起落。萬緒千頭。忽又牽及密斯堪矣。念特斯自上禮拜四失蹤。今始浮屍河上。其爲謀害無疑。使彼果踐密斯堪之約。則禮拜四夜。卽特斯畢命之期。雖前日在戲園

時。女閱書狀至從容。然安知彼非潛伏殺機。故意矯爲鎮靜。女與特斯。因愛成仇。卽爾日特斯未往。而他時狹路相逢。吾亦決其無倖。余此時。幾疑密斯堪爲是案主謀矣。俄余行經理琴馬戲場。見售報羣僮。爭集門次。引吭高呼曰。誰購新聞者。此中載一貴族中人。死時至怪。仰臥波中。彼見鱷魚將嚼其脛。死後忽自泅登岸。一少年斥曰。汝誑言之小狗。人死尙能泅耶。僮譁辯曰。弗泅。胡以登岸。少年力唾其面。僮吐舌作醜態而逃。讀者當知特斯死耗。時已傳佈英京。此數日中。倫敦報紙。無不冠以特斯事跡。或考其家世。或狀其性情。甚或懸揣其承襲之人。及喪禮如何繁縟。實則報館中人。初非禮重特斯。尤非代吾英貴族。悼此青年純務。特恣意鋪張。填塞其新聞篇幅耳。卽間有憐其非命者。亦僅謂爲失足落水。

絕無人推測其橫死之可疑。彼特斯睽目長眠。又安知赫赫英京。竟無一人出而主持公道。聽彼嗜血兇人。逍遙法外耶。

余不見瑪麗已兩日矣。禮拜日。偶造其家。入見瑪麗手製織布裋衣。爲施濟貧兒之用。見余至。微問晨安。面視杌隉不寧之色。余疑其不樂見余也。作色問曰。吾卽去可乎。瑪麗急曰。吾親愛之懷兒。幸稍留以慰我岑寂也。遂默然工作。縫紉不輟。頤酸淚潸。滴布成暈。瑪麗急手搥溼處。力掩其痕。而雙淚益續出不已。淋漓如雨。余駭問何事傷心。瑪麗淒然曰。此禮拜中。吾無日不成噩夢。驚悸如喪其魂。闔目卽見彼指羅不也情立暗陬。澗眼向吾苦視。似海行舟。碎遙望岸人。號呼求救者。然以我婦人之身。乃能出彼於厄耶。余曰。妹曾聞近日出一謀殺重案乎。瑪麗大驚。仰面視余曰。茲事與

彼指羅平無關耶。與彼伙伴指羅平無關耶。余聞言。知瑪麗未嘗疑我。且尤使我對此黑暗之案情。忽得一絲光線。猛憶前告羅平。以開得與特斯相愛。老猿變色傾聽。激刺異常。次日復見李仲潛伺於羅平之門外。此中似有可疑之隙。然事有偶然。安能以蛇影杯弓。故入人罪。遂暫置此念。答曰。彼等與此案無涉也。瑪麗復曰。可林乎。吾能出彼於厄耶。余雅惡談夢。雖瑪麗所述。有觸予懷。然終以爲夢幻。不值爲之解釋也。遂默坐片時而去。

禮拜一日。余又得加姆夫人書。略云。請君速來吾許。午後兩點鐘時。當有人就君商榷也。書爲狂草。想見其作書時之倉猝。視時鐘已二點三十分。遂賃車馳去。入見一人。與加姆同坐。退開室中。是人目光敏銳。目吻嚴翕。余似與曾經謀面者。加姆輕言曰。君來何

晏。吾爲君介紹於密司忒。！！其人自陳曰。吾爲斯特拉喊。君當憶去年在那特孫君及凱海明敦君家。吾兩人曾一接手也。余斗憶其人。爲私家偵探。因曰。密司忒斯特拉喊。別來無恙耶。曰。謝君。吾體尙適。加姆曰。予告密司忒斯特拉喊。謂君識特斯。且與密斯堪爲友。故屈君過我。君等當有所商。我不敢妄參末議。斯特拉喊先生。恕吾暫出也。斯特拉喊目光閃閃。周視加姆之身。曰。密昔司益我已多。吾不料竟得與可林相晤。密司忒可林。吾至欲見君。須知案情深邃。非君與加姆助我者。恐不能得其真相也。加姆憶余前囑。慮偵探將使彼爲證人。聞言大震。疾起離室。曰。君等暫坐。無論留此幾許時。皆所歡迎。吾今往滄咖啡也。加姆去後。斯特拉喊言曰。可林乎。此數年中。吾緝案無慮數十。未有如此案之晦暗者。

特斯寶星失蹤之次日。卽上星期五。有人以此案屬我。君今且勿問其人。意君或可助吾一臂。倘君不願躬親是役者。則請略拓數十分鐘。一質我心中之理想。余曰。吾等所當研究者。首宜審斷特斯是否爲人謀殺。曰。決爲謀殺。余曰。君能必其非由失足溺水耶。曰。決非誤溺。確爲死後投入水中。未久卽爲人撈獲者。吾已詢醫士三人。彼等力贊余說。今請以此中關鍵。爲可林剖之。人果失足落水。勢必驚惶失措。目瞪口張。兩手自具天然感覺。五指伸開。向前索救。譬如行路偶躓。必以兩掌着地。斷無將仆而握拳向下者。今特斯牙關緊敝。四指陷掌成痕。決爲生前遇險。握掌切齒。圖脫未能之證。凡初溺必手足亂動。愈陷愈深。迨沈入河底。兩手着泥。爬搔愈力。則指甲黏泥必固。今特斯十指無泥。決非生前落水矣。

尤有一節。足證其死後投入者。君當知太姆河。終歲黃潮。河底悉爲黃土。今屍體所染黃色泥痕。略拭卽去。而耳輪微摺中。含有黑色油污。狀若烟煤之膠滯。死者身爲貴冑。何至耳中積有烟煤。吾意特斯死後。或爲人久藏祕窖。致有此痕。彼兇犯投屍入水。冀以掩人耳目。烏知吾等目光如電。察及秋毫耶。余曰。何以知其入水未久也。曰。此尤淺甚。屍在水中。若過二十四點鐘。河水自毛孔侵入。屍體當漸次浮腫。狀如極大魚脬。今特斯膚革如恆。入水當僅數點鐘之久。且周身並無細爪傷痕。此案似與婦人無涉。余曰。君已得要領耶。曰。醫生驗尸。謂特斯死已七日。今始發現於太姆河。試思此數日中。究竟藏屍何所。謀者果爲何人。吾等不得不求其確據。前兩禮拜之五日。君曾至羅平家耶。余曰。然。曰。君曾見李仲

在羅平門外耶。余猶豫未答。斯特拉喊曰。吾等偵案。如行人偶遇歧途。先避一道。冒然前進。迨確知其誤。折回原路。則趨向定矣。余乃曰。吾果見李仲也。斯特拉喊曰。特斯曾否授君以密斯堪之手翰。卽約彼於星期四。赴李仲家者。此節密斯堪爲吾言之。余曰。茲事確也。曰。是夜君以此書示密斯堪。彼略視封面。自承弗誤。君裂書投火。信耶。余曰。然。斯特拉喊曰。謝君助我。吾所欲償君者。盡此矣。吾竝此案。必與李仲有關。果密斯堪不自承。寄信者。則吾早以女爲此案兇手矣。可林聽之。女云。禮拜四夜十點半鐘。彼確晤特斯於李仲之家。并云見特斯時。欲覓刃力洞其胸。苦無機會。至十點四十五分。女將往戲園演劇。特斯伴爲親暱。自請伴女同行。既至劇園。女謂特斯曰。君先返李仲處。遲我。至十一點半時。吾必來。

與君長談也。語畢遂入劇罷。已十一點三十分。女急往李仲家覓特斯不得。惟見可判斯敦倚榻狂吸鴉片。女疑特斯或往與開得作幽會。因約老人尋至加姆夫人處。既見特斯未至。遂與可判斯敦分手矣。以上均密斯堪爲吾親述者。審是則特斯翌星末次爲人所共見者。實在禮拜四夜十點四十五分鐘。與密斯堪同在戲園之內。此後遂聲息不聞。直至一禮拜後。屍體始經發現而入水。僅數小時。吾滋服兇人之狡也。余曰。密斯堪何以必往李仲處遲特斯。且何以必挾可判司敦往尋加姆斯特拉。嗚呼。女知特斯恒往煙窟吸鴉片。且地極荒僻。可以窘辱其人。至第二次覓特斯不得。慮其或逢意外。故偕可判司敦同訪加姆。欲以證其無罪。天下斷無兇手自語其來自行兇之地者。獨是特斯既自戲園復返。何

以女再往李仲處時。竟不得其蹤迹。吾見李仲家有一祕戶。豈女入而特斯自祕戶移出耶。吾意仇特斯者。不僅密斯堪一人。此案實與女無涉也。女固慧黠。然必未留意於特斯之下落。故不欲更以此事日積。女優。吾今已四縱獵犬。往嗅墮人之獸。雖不能立指兇手。納入捕房。然吾精神中之捕房。已啓戶招其入內。乃有人竟謂此犯已如冥冥飛鴻。憑吾理想。必不能偵獲真兇。與我以千金爲博。吾鉤稽果誤者。負矣。昨密斯堪亦謂特斯決爲謀害。此中似有線索可尋。吾已懸賞千磅。求特斯重返李仲家之證據。破案當不遠也。余曰。君已往李仲家搜檢耶。曰。然。但案經多日。室中形跡早已變更。君知李仲家有一祕室。以帳幔作門乎。此室最使吾注意。然細察帳幔。初無破裂新痕。室中几榻。亦無擾亂之跡。吾雖疑

其懸帳爲門必有奇詭之作用然不能據爲證物故吾此次檢查徒益我心中之煩懣耳言畢出雪茄在吸餘煙蘿結成團冉冉上升範圍漸廣斯特拉曠往視甚殷似吐此煙團遂是圍捕兇犯者少頃若有奇想觸其腦際愷然問曰可林乎彼李仲禮拜五日何事徘徊於羅平之室君卽往問羅平料彼亦不洩其底蘊且聞羅平獸友曾以鑽石項圈持贈密斯爾得加姆謂彼以此酬謝得繫護之勞若謂此言是信耶接之人類相交亦未聞偶贊一詞遂獲千金之報彼獸族乃有此慷慨耶此等疑問似爲題外之文然吾等偵察案情宜處處詳人所忽欲求近果先索遠因須知此案兇人狡黠如狐其才足以濟惡彼何以知特斯是日必赴煙窟又何以知堪女士與特斯有切齒之仇而以謀害嫌疑委之此女且蘇

屍歷一禮拜。事機未洩。其巢穴祕密可知。可林能助我乎。余曰。諸
第九章

讀者當知倫敦全境。近已公認特爾星爲人謀斃矣。然案情奇
邃。議論紛紜。卽警署中人。亦忙亂如蜂。偵邏四出。卒不得其要領。
英京報館。痛詆警署之無能。自余見斯特拉賊後。報紙論調爲之
一變。羣以暗殺嫌疑。影射羅平主僕。風聲旣播。舉國若狂。爭欲引
纒首長繩。加此罪人之項。尤有好事青年。飾作旅行游客。僑寓羅
平旅館。藉以刺探真情。此數日中。老獺所主之客肆。車馬喧闐。不
復門前冷落矣。每來新客。羅平必趨出歡迎。曲盡居停之誼。拔來
報往。忙碌至不可堪。而鄰近婦孺。遙見羅平偶出。必奔集環觀。如
逢異獸。願又卻立。不敢逼近。羅平入。則闐然四散。俄頃復來。狀至

可哂。余極欲往探羅平。又恐生其疑念。遂亦雜入人叢。遙望一僮後至。跂足四望。不見羅平。遂自一老婦腋下探首外窺。向前銳進。老婦斥之曰。小狗。汝敢近前耶。此叟周身毛髮。處處胥藏炸彈。彼但運其鼻息。微噓汝面者。汝立成灰燼矣。童大駭欲遁。猝不得出。遂由背如蝦力觸後人。使成甬道。既出。狂奔而去。方衆人忙亂時。忽有人大呼火警。旋見黑煙冒起。中雜火星。館中人狂呼爭出。紛亂如固澗之蛆。俄見火勢愈狂。諸物爆裂。聲尤可怖。余遙立門前隙地。私嘆羅平命運之奇。迴視數碼外。老猿凝立。狀至安閑。余趨問曰。羅平何往。彼搖首示以不知。余忽見樓上第二儲藏室。門牕已圯。彷彿內有一人。奔走於熊熊烈焰中。忽風捲殘烟。蒸騰如霧。風過。火光驟明。余審視其人。則羅平也。時彼遙瞰人叢。倉皇四覓。

瞥見老猿。面色頓形驚喜。豈私幸猿公無恙。自忘其大命垂近耶。余失聲大呼。曰。趣救是人。老猿聞聲愕顧。見爲羅平。大驚失色。立露其躁急之猴性。舉手力撓其耳。滿面怒容。含糊吼譽。忽見消防兵。肩一避火長梯至。老猿拽余讓道。躍進攫得其人。立促移梯倚壁。一轉瞬間。此獸已脫去衣裳。現彼本來色相。黃毛被體。長爪輕靈。躍上長梯。猱升窗檻。飛入羅平之側矣。羅平見獸赤身至。急退後以身蔽火。余望見大驚。意羅平以猴體多毛。慮其誤觸火星。立成炙脯。故不惜迴身近火。暫作屏風耳。老猿救主情殷。遂自忘灼膚之險。疾伸長臂。拽羅平出。背負緣梯而下。須臾已及地。平觀者萬掌雷鳴。齊贊猿公之勇。尙有年老之人。見彼二人。平安出險。太息而呼上帝。老猿重整衣冠。微向衆人遜謝。立復其彬彬有禮之

容。翌日倫敦報紙盛贊老猿從火救人事。謂彼見義勇爲。輕生冒危。已具最高人格。何忍視爲異類。尤不宜以莫須有事。疑及端人。於是種種嫌疑。一時冰釋。而猿公義勇之聲。壓倒英倫三島矣。次日余方進晨餐。斯特拉喊至。曰。密司忒可林。晨來佳乎。吾等所商之事。歸宿近矣。當羅平旅館。遭火後數十分鐘。有兩黃人謁我。彼等自陳爲中華人。夙與李仲相識。禮拜四夜十點四十五分時。適在李仲處。親見特斯寶星。與密斯堪同出。俄頃特斯獨返。自祕密小門入室。惟不知其餘事。吾審其言確。如約酬以千磅。立偕此二人。往搜烟窟。君知吾等發現何物者。余曰。賀君。當已搜得兇器矣。斯特拉喊曰。兇器耶。吾見爲新製之人腊。余驚曰。天乎。又得一尸耶。曰。李仲尸耳。彼畏罪自裁。已服過量鴉片。與特斯對質於地。

下。案情既白。吾與人所博之千金。遂歸吾囊橐矣。語畢大笑。余曰。君博運滋佳。願君更與人擲其孤注也。

余自是。每日午後一點半時。必往公立大學。與人作清譚。一日復於吸菸室內。遇一素未識面之華人。趨前輕握余臂。出一小絲囊。納吾手中。瞥然遂出。余視囊口密縫。揣之似爲紙束。惶惑莫名其旨。急覓其人。則已杳矣。遂懷囊往俱樂部。索刀剖視。中貯五千元之紙幣。媵以小函。書爲華文。余苦不識。憶吾友波司特。曾往中國游歷。略通華文。遂往託爲繙譯。書言。此款應屬李仲之女。且示我以物色其人之方法。書中既無時日。尤未署名。足見作者心思之縝密。余當日卽覓得此女。授以囊中紙幣。以全吾信。吾疑此舉必爲暗殺餘波。究亦不關吾事。胡必向人喋喋。彼李仲之女。本非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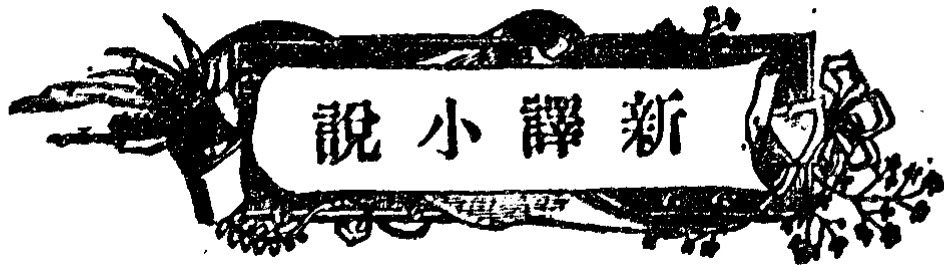
中要人。既授以資。與吾筆已無關係。遂以此事置之度外矣。及禮拜日。羅平約余午餐。彼與老猿更迭周旋。意至殷渥。吾受寵而驚。知其必有所求。已果以事屬我矣。佛勒所繪老猿之像。歷久未竟。其工。羅平囑我代促其歲事。須知佛勒技藝既精。嗜利之心亦熾。每作一圖。必故稽其時日。以示渲染之精。實則蓄其寶貴光陰。專應貴人之召。既增聲價。復博多金。此今日畫師之通病也。佛勒以余堅請。允於一禮拜中。爲老猿繪竣。此等裝飾物品。吾不解羅平何以求之急急也。

再下禮拜。余復往晤羅平。彼語我將與老猿作海行。游歷環球各國。自此去如黃鶴。消息沈沈。而特斯寶星戕害之沈寃。暨羅平與我訂交之軼事。至此亦將收局矣。

以上原本上卷

商 務 印 書 館

最 近 出 版



少年旅行譚

一册 三角

孟憲成譯

是書敘英國老人某。挈其孫遊歷歐陸。在法國白列顛尼車站待車室中。自述幼年第一次遊歷時種種冒險得種種閱歷。具有實事。非同空中樓閣可比。編纂者之筆墨亦精細明淨。國民讀之。不但可以增地理知識且可助尚武精神。

新 譯 小 說

名家不辦。

更描繪入神。非小說

謂小豪傑者也。譯筆

教。卒振家聲。一洗蠻習。即所

雄。守節撫孤。二雌既長。秉母

伯母父子均為鄰封仇殺。女學生二

少伯母慕之。與訂盟誓。後

菴水游。後由一女子輸入文化

越貨。書中所記。絕似施耐

山名。某伯母居之。負固

恆以剽掠為事。鷹揚

時代。日耳曼藩封

間。歐洲為封建

十三四祺之

林 紆譯



文 藝 叢 刻 五 種

宋 元 戲 曲 史

一册 六角

王國維著 是書凡十六章。自上古至五代一章。宋四章。金一章。元六章。雜論四章。戲曲者社會之歷史。教化純駁。風俗貞媿。於以寄焉。惟向無專門記載。其散見於舊籍者。又苦漫漶難稽。莫資攷鏡。本書爲海寧王國維先生所輯。凡所論列。皆依據史乘文籍。爬梳抉剔。窮源委委。準古證今。足資參考。

梨 園 佳 話

一册 五角

王夢生著 是書專論今劇。凡四章。第一章概論京調徽調并及昆曲。子曰二十有四。第二章專論京調各齣之唱法。子曰三十有二。第三章前指成同以來京師名伶小史。子曰五十九。第四章結論。子曰二十八。此書筆墨腴潤。條理分明。與宋元戲曲史及願曲塵談合讀。可以見雅樂之盛衰。視國風之今昔。不惟供劇曲者研究已也。

西 洋 演 劇 史

一册 二角

許家慶譯 本書敘西洋戲劇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於現代。敘古今文豪名伶之負盛名者。自英俄德法以至於比利時挪威。極簡明又極詳贍。其論戲劇之趨勢。謂由文學而變玄妙。由玄妙而變寫真。皆本於發揮良知之作用。持論之精。得未曾有。

讀 畫 輯 略

一册 四角

王勳老人著 是書著者工書善畫。生平所見名蹟絕夥。卽本其曾經當日之名人手蹟。著書四卷。約十萬言。第一卷辨古今名蹟之真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爲書。曰宋元明。曰清。曰並世名手。上下古今。搜羅略備。開卷披閱。則於讀畫之法思過半矣。

小 說 叢 考

二册 八角

錢靜方編 本書專考究仍小說之原委。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訪其來歷。窮源委委。博引繁稱。凡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頗宜乎此。編也。

冊下



慧叔下冊

第一章

按此卷即可林克洛梯所得老猿遺著自述其進化之歷史暨與羅平共營之事業與前卷至有映照書中所稱爲予者卽老

猿自謂之詞幸讀者稍留意焉

發史注

余每念羅平數十年中與老猿形影不離相依爲命此中關鍵索解殊難其人今已遠隔天涯更從何處徵其秘史自願桑榆已近與世何求計惟以醉酒蕩蕩享我本來之清福至吾女弟瑪麗自羅平去後身世尤覺可憐視此繁盛倫敦在在悉傷心之地避居斯答閉戶孤樓仍以慈善事業涵養天和暇則祈禱穹蒼遙祝行人無恙耳後此數年余以意外機緣得一異人秘錄遂使從前疑

義。闡抉無遺。意者上帝有靈。深悲人類愚頑。留此龍鍾野叟。使於

蔓草荒烟間。搜羅曠古奇聞。以啟迪生人智慧耶。

以下老猿語

生姆那批

即老猿進化後所命名也

曰。予今已在歐洲大陸。戰勝世界古國之

民族矣。凡地球所載之。名山大川。繁華都會。一一恣吾游憩。此數

十年中。吾享用已臻極地。尤得與淑女縉紳。往還爲樂。上帝之恩

我。不爲不厚。須知吾以孤子之身。飄然入世。僅恃吾腦與兩膊。以

與無量數人羣相角。爲勢至危。然吾心似預知運會所趨。一往無

前。屢躓屢起。卒獲最終勝利。此殆吾族進化之動機耶。今者大夢

已醒。寂寂如倦飛之鳥。空山息影。日以時史自娛。而良友凋零。淒

涼無伴。似世界與我。已無係屬。矧吾血肉之軀。卽繼續生存。亦不

過百年之壽。夕陽黯淡。來日無多。故乘未辭人世以前。將我一生

祕事。紀爲實錄。死後有知。當亦九泉含笑也。

予今當追述當年之生活矣。吾產自森林。初不知其歲月。願體力至爲強健。日與林中伴侶。攀躍游嬉。吾身茸毛至厚。足以保我體溫。無論嚴寒。不需衣服。腦中感覺。僅有饑渴二念。而佳果清泉。取之不盡。每日工作所得。卽足充吾腸胃。不必計及於明日。旣無法律拘繫。復不勞其思想。誠生物界自然之天籟也。其中尤有一非常奇樂。爲吾出山以後。所不能得其萬一者。讀者當知獸族無婚姻之制。雌雄匹耦。純任自然。人人自圖其生。不以室家爲累。不料人類情關。範圍至狹。果得美人垂愛。其價值尤貴於玉冠。而愛與仇隣。或轉召無窮煩惱。此均吾後來閱歷所得者。今故縱筆及之。予一日離羣覓食。見一素未識面之生人。徘徊樹下。予急躍登樹。

杪。蹲身俯。伸臂將攫其冠。此人已覺。力張兩目。直注予面。雙睛
瑩澈如貓。狀至可怖。予亦怒目相向。伺隙狙擊。忽吾體如觸奇寒。
徧身毛戴。欲迴面避其目光。顧吾項已失知覺。不能運動。手足尤
木強不靈。攀枝無力。頽然墜地。彼卽趨擒吾項。出帶牢縛雙臂。如
繫俘囚。牽歸閉密室。緝以極堅之鐵索。初尙投吾鮮果。繼則飼以
麵包。潛易我天然之食性。歷之久久。吾漸與其人狎近。顧終懾其
嚴厲之目光。一日。出一木榻。按予坐。手甫釋。予已躍登榻上。屈膝
而蹲。彼遂以堅韌之皮鞭。力笞吾股。又一日。強我着衣。捉兩臂納
袖中。束縛至不可耐。吾駭極。力裂其裾。彼復痛箠吾臍。自是日強
我以性所不能之事。困苦蓋萬分矣。回憶山居時。食果飲泉。羣相
嬉戲。其樂無極。今乃陷身犴獄。行動不能自由。遂觸動天然之感。

覺性。徹夜哀啼。彼亦不加憐憫。督責如前。予是時目中。僅見一人一鞭。此外百無所有。今乃知其入卽羅平矣。

予既日受強迫之教育。腦力亦日加靈活。漸能摹倣羅平之動作。卒以聰秀之機能。戰勝本來之慣性。猶憶一日清晨。予酣睡未醒。日光自窗隙透入。斜射吾面。作奇熱。予驚覺坐起。思竅忽開。恍然大悟。覺室中景物。一一悉非故狀。遂復閉目沈思。立悟何謂人品。及人類何以生存於社會。於是用吾思想。假設一將來之希望。吾此時驚喜欲狂。似已置身於千仞高岡。俯視大地生物。微如芥子矣。予特蠢然一猴耳。不知以何機緣。今日遂臻此境。豈此中果有天耶。顧知識初開。不敢遽儕於人類。然較普通獸族。吾自信能爲彼輩之先知。此種自尊觀念。雖由思想而生。實則仍屬感情之作。

用。今當視昨日之我爲已死。今日之我爲初生。此後但投身乳母之懷。保我嬰倪生命耳。思至此。吾腦幾爲樂趣所鎔。果爾日能作人言者。必高唱凱旋之曲矣。

讀者當知羅平爲吾導師矣。然執業者。猶不僅予一人。吾初至時。先有一猴在室。後遂與我同居。在理宜相親愛。而吾伴野性未馴。恆恃力而奪吾食料。彼腦似單以極堅厚膜。蠢蠢一無所知。吾受侮已深。銜之刺骨。一日伺彼熟睡。予潛起。舉石連擊其顛。彼腦骨脆裂如匏。血殷頭面。四足伸縮不已。少頃殞臥無聲。予顧而大樂。而羅平已聞聲奔至矣。當彼入室時。吾尙抱石挺立。注視地上之猴。察其生死。羅平怒目視余。揚鞭作勢。顧躊躇不敢遽下其鞭。似懼吾與之反抗者。須知吾體較羅平爲碩。兩膊尤強。羅平智慧雖

高。然五步之內。但有角力。吾果舉石。微近其身者。羅平必俯首歸降。永爲吾僕。乃我久屈積威之下。見彼目光。已生畏意。且自殘同類。此時亦悔其非。遂投石垂手。飽領皮鞭之滋味矣。

第二章

嗟乎厄運之來。有加無已。大似海行遇颶。前浪未平。後浪已排空而至。愈激愈高。水天相接。而舟爲浪引。漸漸捲入波心。自願已無歸路。計惟握舵前趨。極力與浪頭相抵耳。予思想雖已萌芽。然吾舌猶膠澁。弗靈。不諳人語。卽本來根性。亦未剷除淨盡。而羅平所握之鞭。時時旋繞吾身。不稍寬假。每一着體。奇痛徹心。望影輒驚。畏如蛇蠍。羅平後亦捨鞭弗御。須知是人初非愛我肌膚。生其憐憫。特以吾知識日增。無形之鞭策。已足驅我力趨於軌範。吾腦中

似有機軸。愈轉愈靈。與羅平僅差一間矣。

一日吾聞羅平語。覺爽耳異於平時。力摹其聲。吻敢閉狀。連舌調聲。竟成人語。羅平驚問曰。此言果出汝口耶。予曰。然。羅平大喜。急教我以普通淺語。及物品名稱。吾語學大進。未幾即與羅平相問答。雖吾語不及常人圓熟。然亦竟能達意。憶吾有生以來。除辨味外。不知用舌。今竟能操種種方言。此樂無異英皇之加冕。遂從羅平讀書識字。漸能執筆爲文。最後益潛心科學。造詣既深。思想亦日趨高尚。吾疑人類即上帝化身。能力至爲奇偉。但略伸長臂。即可創造極新之世界。無論動植諸物。一一受其支配。地球果無人類者。彼萬古長明之日月。已不復照臨茲土矣。復念生人食料。必且屯積如山。足以引起奢華之慾望。尤必有廣廈千間。羣居爲樂。

軒敞殆如天堂。每日工作餘暇。肆力於專門科學。精神既爽。體質亦日益健康。卽偶有遠利。而醫學昌明。能立祛其痛苦。人類之生命。何其高貴光榮也。

次日羅平蒞予室。予趨迓曰。吾之上帝。羅平駭曰。汝狂耶。何出言不檢若此。予曰。羅平聽之。予今已具生人知識矣。方吾伏處深林時。特一蠢然獸族。自君搗吾締。爲吾製造靈魂。授以最新生命。使吾腦中原有之濁質。化爲新血。表裏通明。似世界無窮幸福。已徐徐向我而趨。君實爲吾生命中之燈塔。非遇君者。久已迷惘失路矣。羅平聞言。微聳其鼻。作冷笑。予激於感恩之觀念。懇摯言曰。羅平乎。吾日在君保護之中。吾敬君直如上帝。君當允我稍盡其義務也。遂捧其右手。微親以吻。藉表愛忱。羅平淡然曰。汝欲以書中

人物。求之近時社會耶。汝果見人羣者。必有一切當之斷語矣。予是時頗疑羅平持論之偏。驟然問曰。君言不重誣人類耶。吾見小說中。每狀一人。恆使讀者。仰之如天帝。豈著作家信口諧談。所言不足徵實耶。吾不信靈敏如人。乃自掩雙目。爭投陷阱。浪擲其寶貴光陰。摸索於黑闇陰霾之地。寧但觀世界偉人事略。卽知人羣程度之高。非他種生物所能希其萬一也。羅平曰。汝未見之耳。予駭然曰。君亦生人。胡曠視同類若此。豈世界悉爲盜賊。自相殘殺。如獍獅之吮血爲食耶。抑人人不事生業。終日仰臥。張口向天。以待麵包之奔入耶。吾不圖君目如是之巨。乃視人類微如螻蛄也。羅平嘆曰。汝未之見耳。方吾墮地時。已挾憂患同來。自少不知有生人之樂。直至今日。吾仍獨居一室。孤寂如僧。終歲不聞人聲。歎

即偶與人羣接觸。亦僅以書札往還。君當知吾人之苦趣矣。

吾自聞羅平之論。知其厭世已深。理想日淪於孤僻。意羅平廣有資財。學尤淵博。特迫於外界之激刺。善念潛消。倒行逆施。墮落將何底止。遂相機婉進忠言。圖為晚蓋。羅平漸聽予議。凡有設施。恆就我商其進止。後竟授以財產全權。倚為良友。一日羅平語我曰。吾儕富甚。今可出與社會周旋矣。予曰。吾等即以金錢為交際品耶。羅平冷笑曰。然。君挾此。即有操縱人羣之能力。須知世人嗜利。直如饑犬之覓食。稍得殘肴。即搖尾作乞憐之態。實則搖尾雖勤。究亦與人胡益。君當知今日社會之心理矣。發變口人羣道德之

不 吾國人嗜利者亦不情此等顯現像金錢金錢其無較於天矣
不 意國人嗜利者亦不情此等顯現像金錢金錢其無較於天矣

未幾。羅平購別墅於意大利境之那不勒斯。築一華麗之園。花木

陰翳。點綴如畫。樓屋尤佳。四壁光明如鏡。室中陳設。予幾不識其名。推窗遙望海灣。烟波無際。尤令人愴然意遠。予不意生人享受之豐。竟至此極也。是園爲希臘人亞杰拉產。羅平欲購此屋。遂以重價餌亞杰拉。亞杰拉曰。吾非吝鬻此園。特君與彼獸同居。後此將有無窮之波折。羅平曰。君第視彼爲吾友可耳。此後有何波折。亞杰拉曰。意大利爲白種中奇特之民族。黑髮烏睛。儀觀至美。顧眼光狹近如鱗。恆於昏夜潛磨其利齒。君挾此奇異之伙伴。能料其不來滋擾耶。羅平曰。謝君。吾力尙能自衛。君但受資署券足矣。交易旣成。予等遂遷居新屋。一禮拜後。羅平爲我製極佳之衣服。雍去面部茸毛。項圍高領。潔白如霜。戴圓頂堅實之冠。兩手悉加手套。吾乍着革鞢。兩足微嫌笨重。遂時時環走室中。挺胸學步。較

之入伍新兵。尤爲勤奮。數日後。亦卽步履如常。臨鏡自窺。儼然一衣服麗都之紳士矣。惟猶有不適者。人類膚膩鼻高。鬚眉奕奕。望之凜若天神。而吾面乃如沃丹。鼻梁低陷。濯濯無髭。唇吻黢癯。如老嫗。自顧已失其威重。念上帝胡獨鍾愛生人。而與我以形骸之缺陷。思至此。幾欲失聲而哭。願又無術易容。惟有付之一嘆耳。予是時不復以裸體向人矣。暇輒徘徊門外。吐納新鮮空氣。乃吾足跡所經。見者恆退避若逢鬼魅。意彼等仍以異類視我耶。惟自問殊無愧怍。亦不以外界揶揄。擾吾意念。一日。予與羅平同坐退閒室。一華服貴紳來謁。口操意大利語。格格問羅平曰。君寄居此地。約需幾禮拜者。羅平曰。此則未能預定。君問此何意。是人聳肩曰。吾爲君及君友計耳。遂迴面向予曰。意大利人性質至爲奇劣。

量狹不能容人。且崇奉巫術。仇視外教。吾人將奈之何。羅平曰。君意良厚。惟吾願冒險以觀其究竟。客聞言太息別去。自是羅平日引我遨遊於那不勒斯城。偶歷繁盛商場。見馬路寬平如砥。間有華麗馬車。往來馳驟。蹄聲得得。清脆入耳。道旁悉爲巨肆。窗間羅列珍品。光怪陸離。目不暇給。肆人各司其事。狀至忙碌。予是時幾疑羅平嚮日之言爲妄矣。乃甫出商場。景狀大異。道上污穢狼藉。房舍零星。湫隘若野人之土室。男女皇皇出入。敝服垢衣。儼倨如丐。滿目荒涼。覺與繁華街市似隔一重大海。予駭愕至不能聲。不料世界中。乃有此等人類也。繼復參觀各處工場。暨科學試驗室。懔懔悉無生氣。予曰。此等人民。究以何業爲正當生活者。羅平曰。彼等固無所謂營業也。予曰。豈彼等未注意工藝耶。曰。工藝非彼

所屑也。予曰：然則當研究科學矣。曰：彼不知科學原則，安能有所發明？予曰：彼或吐棄一切，潛心文學，以成一代詩人耳。羅平冷笑曰：彼等自有彼等之文學，吾殊不能評其價值。予曰：此等人民之生活，信如君言耶？曰：然。予勃然大怒，厲聲謂羅平曰：君欺我矣。胡獨引吾入此下流社會，增我無窮悲感？君惡人類，乃欲我與君同惡耶？若無確實證據示我者，吾決不信君矣。羅平漫應曰：全城如此，求有正當職業者，百不獲一。君當知所選擇矣。予此時神魂沮喪，如沃寒冰，知己置身煩惱之場，希望亦微如燭火，以人類聰明，乃張目自投污濁，豈智慧果遭天忌耶？抑羅平恥獨爲小人，導我墮入歧路耶？予心忽忽，如有所失，遂復埋頭伏案，重溫已讀之書，計惟以人物源流，遙質古時先哲耳。

予起居俱有定時。注意衛生之學。日出卽起。就浴於谷後之清泉。塵垢滌除。精神立爽。予每日以此時爲最樂。一日晨浴方畢。予坐池邊小憩。見四面悉爲大樹。古幹橫空。如張翠蓋。而天半微風。徐徐穿樹隙而過。枝葉相擊。瑟瑟有聲。予此時俗慮全消。彷彿置身畫境。披襟抱膝。領略山光。忽覺萬古愁懷。奔集胸臆。念此秀麗峯巒。不知已歷幾何世紀。必有無數名人。來此徘徊歌嘯。今已一一不知何往。而我以渺然一身。暫作林泉之主。自問寧非奇福。特恐青山無恙。人世已非。更閱數十百年。或世界亦無人知我。蒼茫四顧。黯然神傷。使在厠身獸族時。早已獠升樹杪。更作鞦韆之戲矣。予方默坐深思。忽聞地上落葉。沙沙作響。予疑爲饑獸潛來。愕然驚顧。見一裸體孺子。肥白如蠟製之嬰娃。張其小手。據地膝行。肘

筍肥陷作圓窩。狀尤可愛。見有紅葉墜地。誤爲鮮果。掬起塞入小
吻。旋即攢眉吐棄。挺舌力噴其唾沫。舉首見余。疑爲其母。俯向
我而來。予心躍躍不已。顧屏息不敢出聲。孺子漸移漸近。距予僅
數英尺。坐地嘻笑。予伸手引兒起。彼乍立。搖搖如醉。遂力攀吾指。
欣然試步。笑撲予懷。聚其天真爛熳之目光。向吾憨視。予遂抱兒
加膝。引指微逗其顛。兒樂不可支。笑客可掬。手足舞蹈不已。予對
此佳兒。憂思頓減。覺樹影嵐光。處處皆含生意。卽潺潺流水。亦不
爲嗚咽之聲。此際情懷。幾與未脫猴胎時無異。瞥見孺子張口含
吾衣鈕。狀如吮乳。予心樂極。忽觸人類愛子之情。慈淚奪眶而出。
兒正伏余肩歡躍。忽凝立若有所見。呀呀呼曰。嫫嫫。予覺背後窸
窣有聲。回顧見一婦人。隱身叢樹間。探首遙窺。面容蒼白。驚懼如

不可堪。予知爲兒母。疑我攫其愛子。又不敢奪自予懷。故致驚惶失措。予自悔不應擅抱此兒。敢人疑慮。且傷人慈母之心。適間愉快之情。易爲怨艾。卽欲舉兒授諸其母。繼念人旣畏我。胡爲更近其人。遂徐置孺子於地。愀然起立。孺子大號。伸手向予索抱。予忍淚疾趨而去。予經此感觸。自知已失去天然之本性。回憶伏處深林時。慕天席地。飽食優游。初亦無人罪我。且吾尤不知榮辱愛憎之謂何。故觸處皆成樂趣。不謂一經覺悟。吾身遂爲禮法所拘。是醒者轉不及醉人之樂矣。少頃。羅平與我進晨餐。予責其不應以聰明誤我。致吾日坐愁城。前此感恩之念。消歸烏有。然予初非有過分之求。特以後顧茫茫。何處爲立命安身之地。心煩意亂。不能下嚥。略進麪包雞卵。遂輟食離席。忽聞門外人聲喧嚷。余等急至。

窗前下瞰。見有羸瘠男婦一羣。手持木杖馬鞭之屬。望門躍罵。洩
洩幾欲破扉。羅平立將窗榻推開。而衆詢其來意。衆見我與羅平
並立。怒氣益張。爭以杖指予狂罵。中一老婦。力舉敝箒。向空橫掃。
似欲將我掃出地球者。尤有一黑髮酒狂。兩手分握啤酒空瓶。作
勢向予遙擊。雙臂輪流起落。狀如搗鼓。念予臚果觸彼瓶者。將釀
出極醇之紅酒。一婦抱子遙立。狂喊指揮。儼然一全軍司令。予視
此婦。卽晨間藏身樹後之人。所抱之兒。卽笑撲予懷之孺子。予知
彼等此來。將與我一人宣戰。顧弗諳語意。不知其問罪之名。遂詢
羅平。衆怒何爲者。羅平曰。彼等謂汝爲魔鬼。且蓄有食人之惡念。
若容汝久居此地。境內嬰兒。將無噍類矣。吾不料彼等仇汝至此。
豈今晨汝乃撫其孺子耶。予遂告以前事。時門外罵聲益厲。直如

羣獸狂噪。予惶急不知爲計。羅平曰。勿憂。吾能使衆狗力戢其尾。遂操意大利音。詔以寥寥數語。衆謹立靜。如中魔術。羅平入室。攜一錢囊出。婦抱子趨至牕前。伸手如丐。羅平掬金幣盈握。置婦掌。婦得錢。固握成拳。手背青筋暴漲。復仰面向吾作詔笑。狀尤可醜。衆見羅平之犒賞黨魁也。齊聲贊嘆。饑態畢露。人人張其鼻孔。力嗅錢香。羅平復作簡單之語。如詔奴僕。語畢。探手入囊。衆人視線共注羅平之手。俄金錢飛出。擲地鏗然作響。一齊奔往金錢落處。僮僕爭拾。背曲臀掀。狀如駝鳥之啄食。拾畢將起。羅平復掬錢向他方遙擲。衆轉身奔覓如前。擁擠攘奪。笑罵雜作。須臾利益均霑。歡聲雷動。不是來時面目矣。羅平見大功告成。挺胸昂首。如奏凱歌。迴而睨余而笑。嗟乎。金錢去矣。而此外強中乾之男女。亦跳躍

隨之而去。大似荒原衆鳥。食盡投林。大地立時乾淨。僅有一人。因得錢最少。徘徊未去。欲乞羅平最後之憐。繼知無望。復遙立指予痛誓。忽悟同黨全逃。一身孤立。遂倉皇曳杖而奔。羅平語我曰。汝今當知人爲何物矣。

第三章

予居意大利數月後。漸有倦游之意。裹足不復入城。卽繞郭溪山。久亦嫌其寂寞。且羅平日漸老悖。舉止多乖。吾知此後光陰。苦多樂少。鬱鬱至不自聊。此際恨羅平刺骨。念彼自知見惡於人。假我爲復仇之具。不惜矯揉造作。力引深山走獸。溷迹人羣。以逞彼侮人之狡計。尙何恩義可言。吾本性旣迷。身陷樊籠。永永不能自脫。是直誘人登塔。乃自下潛撤其梯。羅平之待我類是矣。於是報怨

之心。十倍於曩日酬恩之念。因以羅平施我者。反而施諸其身。羅平威焰日漸收斂。大似探極船航近冰洋。艙內所懸之寒暑表。驟然降落。愈進則溫度愈低。漸漸縮至零度。表中流質亦將凝結爲冰。吾乘此時機。一躍而佔主人之席。偶詰羅平。是否如吾心所度。羅平冷笑自承曰。天下事成敗無常。今日雕梁畫棟之場。卽異日斷瓦殘碑之地。得失正相抵也。

予久客那不勒斯。觸目皆下流社會。覺此窮僻海灣。寶藏垢納污之所。設更滯滯不行者。吾亦將爲所染。彼上流人物。不知究作何狀。羅平旣授我資財。宜挾此恣吾游歷。至五月中。予提議先往倫敦。羅平重違予意。遂自意大利航海赴英。登岸後。聚寓於倫敦著名之旅館。禮拜六晚。羅平導予往可文戲園觀劇。聚無數優秀民

族。濟濟一堂。此爲吾入世以來。第一次擴開眼界。欣喜至不可言。遙見座中諸客。衣裳楚楚。服色不同。顧均雅潔無倫。不見一絲俗氣。吾自慚形穢。幾不敢正目覷人。顧吾眼乃不遵號令。時時蹈隙潛窺。遂已攝得諸人之影。吸力最大者。則爲樓上之青年少婦。花冠豔服。娟麗如仙。時或移其柔媚眼光。游囑四座。觸者如感極強陰電。驚悚幾不自持。吾見一碩碩麗人。兩頰紅潤如朝霞。着翠色袒胸之衣。項飾珠瓘。中綴極佳寶石。紅藍相間。幾如點點寒星。予念此情愛女王。果微觸其玉臂者。吾體當立時鎔化。因遙注其粉臆不已。忽見彼游目及吾鄰座。慮吾赭瘦之容。或污及美人妙目。急低頭佯覓雪肱。不敢仰視。繼念縮項非法。遂轉身與羅平閒話。以肩背向此婦人。料彼美目光雖銳。斷不能如愛克斯電光。力透

腦骨。燭及吾面部之邱壑。（邱壑者狀面之凸凹也）非然者。予
幾窘。急欲逃矣。吾又覺英人有一特性。竟與猴族無殊。彼等初入
座時。態度極爲沈靜。樂聲旣作。遂紛論曲中節奏。以自矜音樂之
精。又或月且優伶。力炫見聞之廣。大似林中猴族。偶聞羣鳥和鳴。
輒復哀啼相和者。獨怪彼等旣擲金錢。胡不凝神顧曲。乃復啾啾
如蛙。擾人清聽。滋可哂也。方羅平引予至劇場時。吾以爲英人好
奇。果知吾來自山林。則座客必驚異如觀馬戲。予嚮讀小說。亦知
人類有厭故喜新之特性。私擬此行當受歡迎。不料以貌寢轉招
物議也。劇幕旣開。卽見一絕女優。登臺歌舞。迴翔應節。翩翩如傳
翼之愛神。含笑鞠躬。豔光四射。一時鼓掌之聲。拍拍如燃爆竹。忽
女優舉首見余。笑容立斂。口角下垂。作弧形。藐我殆臻極地。座客

大駭。人人自檢其身。似恐美人輕己。繼見女優視線。遙注一點。疑身後或有荒儉。次第回頭狼顧。伸頸如鵝。怪狀令人失笑。衆見予面獨紅。審視知非人類。萬目爭集吾身。齊聲怒叱。幾如羣鴨驚鳴。池水悉爲翻沸。忽一橙飛中吾身。染衣如血。凌巖至此。我何能堪。旋有胖人趨至。逐吾離座。吾驟起猛扼其臂。羅平命彼爲我拭衣。吾氣略平。遂與羅平同出。羅平謂我曰。此橙當自外間拋入園中。橙價極昂。每枚至廉亦費五仙零。疇肯以佳果擲人者。余曰。橙污吾衣。烏得不怒。彼辱我之儉。或自謂體中血質。較吾爲貴。不屑與我同羣。吾意其人必滿腹脂肪。彭亨如豕。故腦際一無意識。譬之造腴商人。自恃積貨之多。遂輕藐其肆夥。實則肥皂堆積如山。尙不足供富人之一飽。彼市儈又烏知者。羅平戲曰。汝見富人飽啖。

肥皂。滌其腸胃耶。予曰。幸勿遽斷吾言。須知妄自尊大者。不僅肥皂商人。恆見貴族子弟。終身不能自致一辨士。猶以門閥驕人。究之門閥雖高。又與他人胡涉。羅平連顛其首曰。君言是也。予慮其更過詞鋒。搖手止之曰。未也。彼貧女偶得新衣。對鏡徘徊。自謂美如皇后。招搖過市。以自炫其新衣。道見貴婦長裙曳地。綽約如仙。自顧短裙。乃不能掩其雙足。遂語同伴。力詆彼人裙製之劣。君謂其言足信耶。在理。橫逆之來。吾應憐其愚妄。何事棒棒與較。乃當時忿火中燒。勃發不能自制。似我已微染人類惡習矣。羅平詔我曰。汝當以巨膊撲此羣獠。使彼等推爲領袖。則今日輕汝之人。異日必伏地而親君車履矣。嗟乎。羅平之意。豈欲我飼人如犬。餌以牛肉麵包。使彼搖尾馴服耶。果能得此事機。使倫敦社會。逐漸改

良。化稗莠爲嘉禾。寧非快事。願世人沈溺已深。如嗜飲之人。爭趨酒罇。狂吸毒醪。彼此歡呼爲樂。吾安能一一挈其衣領。引而出之。罇外。彼羅平乃欲我統馭人羣。惟有託諸夢想耳。乃未幾羅平之言驗矣。吾等在倫敦。購得巨宅。略行修葺。金碧輝煌。創一極佳旅館。定一特別優待例。每禮拜二次免收膳費。以廣招徠。旅客一時儻集。吾肆幾無隙地。吾藉此小試操縱時流之手腕。來客去留。聽吾自擇。有一美國富翁。來此稅屋。毛髮悉作金光。吾見而欲曠。拒不令入。富翁氣沮而逃。吾大笑。至數分鐘之久。又有貴族寓吾肆。日必數易新衣。以自矜其高貴。聞彼先世業商。繼以金錢。習爵。是人承襲後。舍勳貴外。不與平民往還。一日率一初未通名之客。冒然登樓。予立揮之門外。彼屏息不敢出聲。吾知此貴人怯矣。自此

以往。吾賤惡人類之心。日益堅決。每見宵人結黨橫行。狀若獍犬之搏兔。甚或欺凌弱女。強迫爲婚。事事令人髮指。求一束身自好之人。百不獲一。羅平老態日增。懨懨已無生氣。然吾初不因其老邁。稍生憐憫之心。溯吾二人自到英京。在在悉不堪之境。每逾一刻。似較一年爲久。予決意離去倫敦。乃日復一日。久久弗克成行。竟釀後此無窮之糾葛。則非意料所及矣。

吾適不云。倫敦少數人中。猶有束身自好者耶。須知世間最樂之人。無過游春少女。而羣雌粥粥。翩若驚鴻。鬢影衣香。中人欲醉。然天際彩雲。雖明知其奇麗。要亦過眼輒忘。不幸忽遇密斯。開得遂如磁石引鐵。直挾吾心而去。似上帝力擒吾腕。投入愛河。百計不能登岸。豈吾生厄運。猶未已耶。吾游戲人間。刻刻如蒙假面。情愛

問題。在理宜與世人斷絕。惟既具人性。遂不能自絕情根。覺美人所履之途。塵土習含香氣。繭絲自縛。永永無伸眉之日矣。吾肆中置有密室。備寓客就商祕事。一日晚餐後。予過密室前。聞內有二。人聚談。語音甚秘。予對於普通來客。恆竊聽其私語。藉以考察彼人之流品。固無人敢阻予行動者。此際忽聞內有婦人音吐。因循。吾慣例。蹶足潛聽。知男子爲特斯登星。婦爲加索爾夫人。特斯曰。吾等之罾羅平之獸也。係在加姆夫人處。予驟聞特斯作是語。周身之血皆沸。知彼所謂獸者。直以此代予名號。頗仍忍氣屏立。復自鑰竅中。窺其究作何狀。俄聞加索爾夫人曰。此事吾覺其太俗。特斯曰。俗耶。吾等已恣爲之。憶密斯開得。聞吾痛罾此獸時。拂然而起。兩目含淚曰。君旣與此獸往還。復背地加以謾罵。不亦鄙耶。

語畢神色毅然。吾覺開得此時之美。直如情愛之神。豔光四照。令人不敢逼視。吾非極力自鎖者。幾欲趨伏裙邊。尊以安嫫兒徽號矣。加索爾曰。聞君已濫致情款於密斯堪。信耶。特斯笑曰。吾狎此等女優。如以香水沐小狗。興盡卽驅之門外。尙何情款可言。但爾日彼亦在座。彼見開得力。詆吾醜。遂搗此雌雞他適矣。加索爾曰。君兼愛兩女。將來作何歸宿者。特斯曰。吾當以術愚老魅。誓娶開得爲妻。予聞至此言。不能更忍。吾腸如涓沸湯。切齒歸吾私室。憶予自意大利遇彼孺子後。更未用情於人類。直至此時。吾心復動感恩之念。覺此女爲吾生平第一知己矣。予受此激刺。繞室號呼。亦不自知爲悲爲喜。但覺與初見孺子時無異。數日後。有一可林先生來。予與羅平適自戲園歸。遇於門次。詢知爲羅平在加波里。

時之老友。予三人同就晚餐。可林告予等。謂彼曾赴加姆夫人茶
話會。且謂特斯寶星。以加姆夫人命。與其女密斯開得訂婚約。惟
開得別有情人。爲畫師佛勒。予知密司忒佛勒。卽爲吾繪像之人。
可林又謂密斯堪亦在座。密斯堪爲著名女優。予識其人。羅平尤
與相稔。曾有書札往還。可林謂密斯堪當衆宣言。特斯寶星爲彼
未婚夫。果特斯棄彼。必不聽其人。更生於地上。予聞可林語。知特
斯所告加索爾之言。今已見諸事實。尤知彼與開得訂婚。實由強
迫而成。非出密斯本意。念彼儉滿身銅臭。乃敢涎及天人。逞其獸
慾。世界尙有公理耶。遂勃然大怒。不能自己。亦不計吾身爲進化
之獸。抑果爲生人。通常宜取如何態度。惟覺此事實傷吾心。怒氣
幾欲裂膚而出。繼可林復詆特斯爲無賴。謂彼恆恃爵位金錢。引

誘大家閨秀。予聞而益怒。神經大亂。立語羅平以此人當死。予嚮
謂羅平老悖。不營一事。不意此時竟納予言。狀尤愉悅。吾心滋以
爲奇。俄聞羅平喃喃自語曰。此真地球上之魔鬼。其人果當死也。
當予二人燕居時。吾外貌較前安靜。惟此人當死一語。則深印予
心。拂拭不去。嗟乎。事隔多年。至今回憶謀人時。猶覺不寒而慄。不
解當時。何以吾心一無顧忌。惟念世界英雄。嗜血殆如醇酒。屠人
愈衆。則威望愈高。彼胸前所綴勳章。一一胥染生人之頸血。以此
十語是爲吾國貴人寫照。其清人自詩曰。流他予嗜殺雖不爲功名。
十萬生靈血染個珊瑚。其清人自詩曰。流他予嗜殺雖不爲功名。
惟堅信特斯之當死。而羅平對於此事。亦覺興致勃勃。吾從未見
其作事。有若此聰慧者。予乃以此事委之羅平。聽其獨斷。逾日羅
平計得矣。倫敦邊境。有一祕密之污窟。專製鴉片毒膏。肆主爲華

人李仲。羅平。曩在加波里。卽知其地。旣返倫敦。暇輒造李仲家。吸烟消遣。此次謀害特斯。羅平遂密遣李仲爲臨時伍伯。予亦知此計實行。異日必爲吾累。願竟不力阻羅平。誠不解自居何等。翌晨。李仲應羅平召。造吾所。面容黧黑。皴皴如枯樹之皮。雙目如蠶。兇光暴露。一見而知其重利輕生。不顧他人生死。羅平與約。謂果能致死特斯。酬以二千五百磅。如李仲同時自盡。當贈五千磅。付李仲指定承受之人。李仲以齒力齧其唇。攢眉瞪目。作凝思狀。少頃。拍案曰。吾決爲君屠此羊羔矣。羅平語之曰。下禮拜四夜。特斯當至君家。汝宜力淬其刃。勿聽此羊羔逸自刎上也。李仲立取肩衣。出門自去。羅平檢得密斯堪舊信。摹擬簽名之筆迹。託女名作書。約特斯於禮拜四夜。赴李仲家作密談。書成立付郵局。願予曰。今

百事了矣。

逾八九日。一夜天氣沈黑。羅平引予至李仲家。吾等倚壁潛聽。覺萬籟無聲。淒寂如逢邱墓。遂自小門掩入。李仲指示一室。門懸帳幔。羅平揭帳遙窺。見特斯寶星。陳屍榻上。殭冷已久。而雙目不瞑。晴珠作魚白色。狀至可怖。李仲掀眉自得曰。佳哉此藥。死乃不變其形。屍匿吾家。久暫悉憑君意。當無人能發其覆。今將以何時行水葬。禮者。羅平曰。星期四可耳。吾等遂別李仲歸。是夜。予心驚悸不寧。兩手時時抽掣。合眼卽見特斯魚白之睛。向吾獠視。愈漲愈大。巨如駝鳥之卵。予驚呼而醒。私念開得門前。自此無是人踪迹矣。禮拜四日。天甫破曉。濃霧漫空。咫尺不能辨物。羅平入予室。兩目向前直視。昏昏如在夢中。面壁自語曰。死矣。死矣。一種失望之

音。使予心冷。俄又大聲曰。死矣。不須吾等用力也。彼慘默而來。此時又慘默而去。殊不測其何旨。是日特斯遺骸。卽發現於太姆河。計入水僅數點鐘。當時固無疑及李仲者。一二日後。羅平得李仲書。謂己身當於翌日死。所許五千磅酬金。望送交其女。嗟乎。是人手染血腥。復敢輕生自殺。以兩命爲女易奩資。似信羅平決不自食其言。可謂奇矣。次日羅平果以五千磅。遣人授李仲女。自是以來。予覺久滯倫敦。非計。憎惡羅平之念。亦與日俱增。特斯屍體發現三日後。予震慄如喪其魂。覺人類兇殘。過於鷲鳥。吾心怨毒。悉萃於羅平。一身。忽倫敦報紙。爭以謀殺嫌疑。影射羅平與我。每次出門延客。萬衆圍觀。想彼等心中。疑吾等爲噬人之猛獸。予慚恨交加。幾欲藏身地窟。而吾肆定例。每禮拜。有二次不取膳資。嗜食

之人。爭以雙肩承喙。來此恣啖。餽蒸。席間縱論案情。窺伺吾儕顏色。吾心厭惡已極。念胡爲以炙肉羊排。飼此狺狺羣犬。忽有異想。驟觸予心。急至無人空室。取白紗燈罩一巨束。懸近煤汽燈旁。布質着火立燃。火舌力穿窗榻。延及隣室。火勢愈狂。濃烟四塞。一時餐廳。醉飽之餓狗。及各室偃臥之懶蛇。號呼驚竄。紛亂如蛆。男子所戴之呢質高冠。棄擲滿地。狀如黑色鐵筍。彼青年貴婦。腰圍華麗長裙。覆地如彩雲舒卷。珊珊微步。姿態如仙。此際忽覺長裙礙足。不利趨逃。遂撕裂成條。碎如蟬翼。卽凝脂粉頰。是時亦灰敗如屍。蜂湧出門。急急如驚弓之鳥。忽樓上煙突崩塌。煙煤爲火燄衝起。紛落如塵。有美婦曳履狂趨甬出甬道。忽一巨塊煙煤。飛落額際。婦舉手拂拭。煙煤立燦。兩眼悉成黑暈。狀若黑晶眼鏡。惟見雙

時閃爍。醜乃如鬼。予當縱火時。卽潛至門前隙地。冷眼旁觀。見此
逃生衆獸。狼狽不堪。予心大樂。忽有一人。白人叢趨出問我曰。羅
平何往。忙亂中。予竟未辨爲誰何。惟深惡其人好事。俄彼復遙指
一牕。狂呼救人。予聞聲驚望。見牕內隱隱有人。奔突於火光中。狀
類羅平。面容慘白。哀厲如鬼。予見是人尙生。仇心立熾。念彼爲吾
囚。法當死於吾手。不宜聽其偶然畢命。逃吾掌握之中。適一人肩
長梯至。迫令移梯近壁。予緣登窗檻。俯視獸心人面之裸蟲。蠕蠕
地上。吾意氣益豪。羅平見我。大懼欲逃。狀若狸狴之畏犬。繼知無
門可出。遂向內狂趨。意欲效飛蛾之投火。予益怒不可遏。力擒而
出。昇置地平。乃無知羣獸環立歡呼。似以我冒險救人爲可敬。彼
烏知吾此時別有懷抱哉。

吾肆旣焚。予在倫敦。尙復勾留數日。吾已深洞人羣之弱點。遂出其全副精神。一一了吾心願。讀者當知吾愛密斯開得出自至誠。自知對此女神。畢世更無餘望。惟心愛其人。不忍使美心房。稍有一星難過。特斯旣死。開得已恢復自由。嫁彼情人。同享雙棲豔福。而密斯開得。遂易爲密昔斯佛勒。此年少畫工。旣爲開得之夫。吾推愛屋烏。不得不爲佛勒先生。造就將來榮譽。遂暫僦精舍。盛其供給。延佛勒爲予繪像。圖成贈以極厚酬金。佛勒驟增巨產。名動公卿。開得偶此聞人。遂一躍而爲羣雌領袖矣。嗟乎。佛勒特一工巧畫師。一旦以美術得名。人人爭賀其佳運。又安知有一世外之人。暗中援手。酬彼豔妻恩意也。

吾旣死。特斯復爲開得造一成名之夫婿。恩讎俱報。遂與羅平決

計離英。方吾等至火車站時。距開車時刻。尙有一點餘鐘。因入頭
等待車室。吸菸小憩。忽一婦人推門入。衣裙樸素。雅潔無倫。五官
位置極佳。想彼年少時。必且丰姿絕世。今則青春已過。顏色微蒼。
而舉止安詳。不失大家風範。目光和藹。善氣迎人。吾見彼入室時。
如在黑暗地窟中。忽覩曙光。爲樂無極。細審是人。面目慈善。乃如
牧師。頗聰慧。復類神明。無微不至。吾不禁肅然起敬。彼臨窗危坐。
凝視羅平。羅平以目視予。似欲我暫時離室。吾昂首向天。佯爲不
見。羅平冷笑。此婦則徐點其首。兩頰微紅。懇摯言曰。君等離倫敦
耶。聲低而柔。且微含禱告意。羅平曰。吾等一點鐘後。將往斯答一
行。婦曰。靡靡斯地之斯答乎。羅平曰。然。婦喃喃自語曰。奇哉。事何
巧也。語時微笑。意似欣悅。予等寂然相對。此婦兩目下垂。狀如默

禱。羅平日注其人。面現不可思議之容。良久。婦徐揚其首。似有一
請求意念。潮上心頭。以極親切之聲音曰。聞君將去。吾不及更衣。
來此與君握別。君當視上帝之面。稍聽吾言。吾已默禱上蒼。乞賜
汝以最新生命。以君幹略。足造人羣峯極。願乃浪游半世。疑謗紛
來。君獨不念末日之爰書耶。吾婦人之身。無力爲君補過。然吾心
甚赤。直如極熟山桃。表裏如一。此數十年中。吾力忍不與君面。今
君遠別。此生更無把握之期。不得不以肺腑之言。貢君左右。君當
知此婦人初無餘望。特掬一腔熱血。救其良友靈魂。君果能哀此
愚忱。回頭猛省。想上帝仁慈。必與爾以自新之路也。羅平仍現不
可思議之色。注視甚殷。哝嚅言曰。晚矣。晚矣。婦聞言大震。趨跪羅
平膝下。汪然欲涕。予念此婦熱心至此。豈忘予在側耶。雖然。予特

一能作人言之猴族。何必強預他人事。遂恭默佯爲無覩。婦仰視羅平曰。吾至愛君。今仍不減當年之愛。卽骨化形銷。吾愛情亦不能磨滅。君昔爲吾盡力。吾視君較重於吾身。上帝鑒余。吾永永蕩君心坎。今將以我天荒地老之愛情。爲君祈福也。語至此。聲微而顫。如聞私語。予見此婦。對羅平吐此濃摯之愛情。予是時心胆俱碎。念羅平本爲吾囚。彼生命實操予手。無人能阻我復仇。不謂此婦。麟告之柔聲。竟使予心酸痛。豈因此遂釋吾俘虜耶。但此等客觀。少頃卽離予胸臆。唯覺此婦跪地甚久。狀至可憐。羅平復曰。晚矣。晚矣。吾爲事勢所迫。不能盡情告汝。果能者。吾亦不至如此。吾心惟有一念。覺至今尙愛汝也。婦以兩手向天曰。謝上帝。羅平曰。爲時晚矣。婦起立向門而趨。將出。復停步回顧曰。永勿忘吾等愛。

情也。羅平曰：永永不忘。婦遂出門而去。

第四章

予等既離倫敦。遂遷居於摩摩斯境之斯各鎮。樓屋數楹。景至幽
荷。杜門謝客。既無酒食徵逐之勞。又可在德意志聯邦一洗從前
污染。自此講求體育。每日爲適當運動。吾體日益健康。而飲食起
居。力求撙節。較在倫敦時。似易一極新世界。但予萬念成灰。無復
生人樂趣。羅平意尤蕭索。終日蜷伏室中。覺吾等此後光陰。已如
日落西山。每歷一時。卽漸趨於黑暗。予不幸久迷本性。獨具人類
靈魂。後頗茫茫。愁腸百結。見世人智慧愈高。磨折亦較常人爲重。
轉不若形骸放浪。與世浮沈者。猶得享彼安閒庸福也。予自抱此
種悲觀。而未泯天良。遂責我自科其刑罰。吾心無一刻寧貼時時

防有奇禍。偶飲葡萄之酒。輒惡其如人血之殷紅。偶食羊排。復念及屠羊之慘狀。質言之。吾身似爲厲鬼所憑。耳目所接。悉生恐怖。此時恨羅平至矣。

九月某日。羅平告我曰。子當屏除一切。從事著書。須知人世光陰。至爲寶貴。譬之下水之船。轉瞬卽不知其去向。更歷數年者。汝腦中智識。必且消滅無影。旣失本來面目。復爲人世所輕。恐顛狂院將爲汝歸宿地矣。予此時恨彼入骨。幾欲猛扼其吭。使彼伏屍地上。因憐視羅平不已。彼繼言曰。人有著作。則精神有所寄託。永永傳之不朽。汝但獨抒真見。縱論人羣優劣。舉生平所見所聞。提綱挈領。一一筆之於書。儻有疑義。吾能爲君剖析。今君將以何事告我者。予曰。吾不能告君。曰。然則汝可執筆矣。書中大旨。當發揮真

理。主持公論。君非人比。應無忌諱。可言。事事徵實。垂爲信史。千百
年後。必有好古之人。於風雨空山中。閉戶焚香。讀君遺著。知十九
世紀。歐洲大陸。當時有一奇人。著作等身。爲動物界獨開生面。則
生姆那批之歷史。安見不爲後世詩人。形諸吟詠。引爲異代知音。
君當振作精神。成此千秋事業也。羅平此議。實獲我心。予愈思愈
樂。恍惚吾書已經脫稿。世界著名書肆。爭以重價購我版權。印成
巨冊。飾以金色書皮。裝潢至美。有無數詩人。手捧吾書。長髮披肩。
臨風朗誦。上我以文豪尊號。思至此。覺此晨昏棲息之高樓。不足
容吾樂趣。遂牢握鋼筆。日日與素紙宣戰矣。

第五章

予今當就吾觀察之眼光。將人類與普通生物。列爲比較表。一一

衡其分量。覺我原來天性。此時復潮上吾心。大似大雨將降。石礎先期回潤者。吾既由獸而進爲人。決不能由人而復退爲獸。然予終不信上帝仁慈。獨厚於生人。而薄於普通動物也。意者予尙未具完全人性。故持論終與人殊。覺知識者。實天性之蝨賊。卽上帝造成人類之劫運也。多一分知識。卽減一分天性。萬惡皆從智慧而生。破壞其性情之真樂。而無數奇災。已逐其人而至。人類者。特一不祥之動物耳。世人所謂偉大之事業。以宗教法律。相輔而行。教門中人。恆謂道德爲性情保障。但能遵守誠條。卽永保靈魂之不滅。然普通動物。不知宗教。尤無宣講之牧師。而飛走沈潛。卒亦未迷其本性。吾見歐洲大陸。學校如林。少年子弟。必使受相當教育。不知科學愈深。性情愈薄。自生理學發明以來。而生人血肉之

軀。均可視爲化學原料。剖解分析。一一供其試驗。尙何情感可言。須知無論何事。必含蓄有餘。興味始覺其淵永。譬人偶遇園林。遙見亭亭花木。隱隱自牆頭微露。而禽鳥飛鳴。與游人語笑之聲。隨風入耳。不知園中林壑。若何結構。必且興致勃勃。徘徊而不忍遽去。迨身入境中。徧游臺閣。一覽無餘。轉覺索然無味。彼獸族固無科學之發明。然能率天然食性。或啖血肉。或茹草果。以療其腸胃之饑。尤能以嗅覺官能。辨別食料之有無毒質。豈待受人調教。始能運其牙吻耶。今更評論法律之價值。號稱文明諸國。當其規定法典時。必聚無數法律專家。逐條討論。頒爲刑律。以爲司法機關。足以消滅生人之惡念。不知法網愈密。宵人之逃法愈工。每見重案發生。警吏無從措手。若獸族以天性爲法律。終身不越範圍。較

人類良善多矣。

在下流社會之人。終歲勞動。不能飽餓。黑色之麵包。其困苦固難名狀。彼貴族富商。身居華屋。美食鮮衣。在理宜生娛樂。乃慾望無窮。轉多失望。如嗜飲者。既得啤酒。復羨香檳。迨覓香檳不得。更飲啤酒。則樂興全消。入口立嫌其味苦。故人類肉體所享之安寧。不敵所感精神之痛苦。甚矣人心之無足也。須知世界全權操之上帝。萬物生機。悉受彼蒼支配。自人羣進化。遂倒行逆施。力抗自然之運會。譬之冬日藏花暖室。燃炭爲溫。使春令之花。先期開放。人力似可回天。然此花精華既洩。轉瞬凋殘。壽命已爲之縮短。又如深林巨象。雄偉無倫。然終爲嚼草之獸。族果拂其天性。飲血茹毛。腸胃轉失其榮養。恐彼力挽千鈞之巨鼻。將徐徐退化。而木強不

靈。殆猶瘋人狂飲硫泉。自謂能除痼疾。不且自賊其身耶。

今更以人類之弱點。告之。讀吾書者。亞里爲古代著名之勇士。然不敢往愛平森林中。伸臂與獅獅相角。彼釀蜜之蜂。遠勝於青樓之蕩婦。微如蚤蝨。尙蠕蠕自圖其生。不謂聰敏人羣。乃有偃臥道旁之乞丐。卽世界崇拜之哲學家。亦僅爲玄渺之談。自掩其半巖之迹。轉不如知足之牛。齧草哺犢之可羨也。吾意開屏孔雀。較波羅妙爾之風貌尤佳。柔順山羊。較查里王第二之性情尤厚。卽以嗜血殺生之虎豹。尙不如勒特印第之兇殘。總觀上帝所生之動物。當無如猴族之食果飲泉。優游林壑。生活清高者。彼人類靈魂。既玷罪孽如山。而萬疊愁雲。積壓其身。永永無伸眉之日。聰明自誤。良可哀也。地球旣載生人。空氣亦爲之腥穢。上干天怒。恆罹地

震之災。上帝之厭惡人類可知矣。人間惟襁褓嬰兒。初無罪惡。饑則投身慈母之懷。呀呀索乳。飽即閉目酣睡。夢中時有笑容。此爲生人最樂時期。過此以往。則知識日開。快樂亦徐徐退化。徵之歷史。每一世紀。人類之科學日益發明。而流血慘劇亦日增其量。恆以一二人權利之爭。犧牲億萬人生命。須知冥冥之中。固有全能上帝。鑒臨其上。使此圓臚方趾之兇蟲。自相殘殺。以默償其劫數。其最後結果。亦僅增進人類競爭之惡念。果人類無此競爭者。或至今尙與普通動物。同享天然真樂也。吾不解人類思想。何險毒。乃如蛇虺。劫奪詐欺。慘無人理。人烟稠密之區。卽盜賊出沒之地。無一處社會。不爲人血所污。此尙成爲世界耶。又其黠者。貌飾仁慈。廣聯徒黨。陰售其欺世盜名之計。迨爲衆望所歸。攫得最高地。

位。遂規定不平等法律。箝制人民。自私自利之心。較盜賊尤爲陰險。大似陳舊書籠。中藏無數蠶魚。潛食羣書。初無聲息。函面雖猶完好。而書中字跡。已爲嚼食無遺。僅留殘斷餘痕。狀如蚯蚓。人世無形盜賊。其影響於國家者。類此矣。吾今乃知歷史中之人物。特如礦師化驗礦質。偶得金砂。遂提煉示人曰。吾已覓得佳礦。徧地皆產黃金。其實石中所蘊之金。僅千萬分之一。其餘悉砂礫耳。若盡信書中附會之詞。似人類無一非聖賢豪傑。何以暴君尼羅。弑其生母亞基。直如屠狗。旣火居民廬舍。乃猶安坐其旁。鼓琴爲樂。殘忍殆非人類。當時羅馬全境。毒霧彌漫。而書中於此等怪物穢行。詳加紀載。豈以尼羅爲世界魔王。故筆之史乘。以爲文字波瀾耶。若然。則里巷閭巷男子。懾於悍婦雌威。低頭受杖。忍氣吞聲。或癡

廢衰翁。日受兒女詬誶。龍鍾落淚。無處愬其冤窮。彼乘維之人。亦將以此等細行。貯爲史料耶。

天下誠有驚天動地之英雄。抱其偉大精神。爲世界造無窮幸福。而世人尙視爲庸言庸行。不加震駭。則誠完全良善之社會矣。然此等時期。祇可託諸夢想。必不能求之今日之人羣。彼羅馬自提拜利阿士後。暴君相繼。愈演愈奇。國人累受專制淫威。血沸乃如蒸汽。志士崑都戡起而發難。振臂一呼。四方響應。擁兵將帥。遂乘間而革獨夫之命。尼羅旣死。諸將爭權。遂一變而爲武人專制。而加勒巴俄多威化留二帝。皆以頸血膏其斧刃。於是國人乃知崑都戡之舍身救國。出自血誠。非若當時將領。以誅暴爲爭權之假面。果羅馬人人咸抱共和思想。則崑都戡亦不能獨享榮名矣。希

臘文化之昌明。實基於佩利克帶司之改良政體。故建築、雕刻、文學、哲學、諸家。濟濟一時。震曜區宇。果希臘向無貴族專橫。則佩利克帶司之共和主義。亦不能遂使國人愛戴也。人類交結。既不能相見以誠。國際交涉之條約。久亦失其效力。果世界同盟諸國。永無搆貳之心。則提庇斯遵守司巴達盟主之約章。當時亦不錫以特殊之榮典。故凡詩詞之稱頌。史冊之褒揚。報章之獎借。所謂聖賢豪傑。皆人羣特出之才。未可求於普通社會。彼著史之人。特就名人事蹟。揚厲鋪張。藉以增長國家之聲價。而一切頑風稗政。諱而不言。大似天剗之人。飾其隱疾。不貞之婦。諱其情夫。俘虜之兵。決不自承怯懦。謀人之犯。決不直供行兇。人間尙有信史耶。胡瓦特博愛仁慈。誠不失爲君子。然當時殘忍宵人。羣起爭與爲難。而

胡瓦特皎潔之星光。幾爲黑雲所掩。提庇斯忠事聯邦。用昭大信。而破壞信條諸國。轉笑其外交政策之愚。此胡理者。吾謂世界君主。誠能開誠布公。敦睦友邦。遵守嚴重盟約。地球將永無鐵血之爭。此等光榮。不幾若救主爲信徒敬仰耶。乃予觀近世國主。爭以險毒陰謀。極力擴張其國勢。其併吞鄰國也。直類狸貓搏鼠。懾以威稜。聽其戲弄。迨見鼠懾懾欲死。遂力張巨吻。吞嚼以自肥其身。嗚呼。人羣之領袖。願若是耶。抑尤有甚者。世間無恥之人。至不惜賣其祖國河山。易彼目前富貴。迨國破家亡。身奴異姓。始悔當時賣國之愚。而大錯已成。百身莫贖。惟有含羞自盡。遺臭萬年。爲彼洲庸之地。吾滋恨羅馬古國。僅有崑都戡一人。果能生億萬崑都戡。則羅馬至今。猶巍然獨立也。歷史家崇拜之英雄。如庇特克來。

武哈司添、拿破崙諸人。直一人類之商標耳。吾今乃悟古人奇偉之行。特激發其固有天良。立彼未來榮譽。固非倫理空談。所能維繫。彼慈母之愛子。軍士之輕生。志士仁人之全身救國。無一非天良發現。足見人獸相差。初非甚遠。方予未與社會接觸時。研究倫理原則。覺人羣秩序分明。各無相犯。由身而家。由家而國。殆如天上行星。永永循其軌道。吾心折服無已。以爲生人託足之區。恬適無殊天國。繼乃自知其誤。果人人不踰倫理範圍。必且足食豐衣。羣居廣廈。各執適當工作。保其形體健康。蘊釀天地祥和之氣。乃入世以來。耳目所接。一一生吾悲感。彼肉體所受之折磨。由於誤勞其筋骨。精神所受之痛苦。由於誤用其心思。且限於階級貧富不均。貴者窮奢極慾。揮霍直如泥沙。而勞働工人。終日操作如牛。

乃不能得數辨。士易粗糲。以果其腸胃。天下不平之事。寧有過此者耶。使人無辨別事理之特性。僅如吾猴族食果飲泉。寧非奇樂。乃上帝厭棄生人。特賦以後天理性。使與先天本性相離。如化學家以二種冷液汁。傾入玻璃管中。使之混合。能立生其沸度。故理性既戕賊其天真。卽足長生人之惡德。人心之智慧。實製造劫難之原質也。予既衡定天性與理性之異同。熟察人類靈魂之特點。似生人腦質中含一點靈光。忽隱忽現。殆如電火之閃爍雲隙者。故神經感覺。至爲敏捷。而受禍亦較普通動物爲深。乃天演家創爲優勝劣敗之言。謂獸族當受生人之淘汰。實則人獸競爭。已逆上帝好生之旨。而殺機旣啟。貪念復萌。其最後結果。必至血肉橫飛。自殘同種。劫運相循。社會永永無安寧之日。轉不若獸族退處。

深山。猶得自保其天然之血脈。彼智慧果何益於人類也。

第六章

予著書至此。吾心樂趣。幾如探險家海行數月。食品漸將缺乏。忽發現一極佳新地。山深林美。果樹纍纍。時見麋鹿袋鼠之屬。跳躍樹間。足以獵供餼饌。尤有淡水河流。淪漪可鑑。一望而知爲安樂之鄉。於是捨舟登陸。直造山峯絕頂。手舉國旗。高呼萬歲。此時心境。卽奉以大國王冠。亦不足易其樂趣矣。吾不知讀吾書者。究作如何評論。惟自信獨抒己見。世間更無阻我之人。且旣以理想發爲言詞。決不能俯仰隨人。摸稜兩可。凡吾心所蓄之牢騷。暨輕視人羣之觀念。一旦發洩無遺。嬉笑怒罵。暢所欲言。此吾所以擲筆狂笑也。是時吾心忽有異感。自知末日已至。殆如垂燼之燈。搖搖

欲滅。忽猛吸餘膏。迴光反照。須臾滅矣。吾生性孤潔。恆不以得失
縈懷。不解當日著書時。何以迴環朗誦。欣然自得。意者吾腦中已
染人類驕恣陋習耶。今大命已臨。末日將至。爲人爲獸。僅能聽諸
上帝之裁判耳。吾撰前章既竟。復存一後來希望。念吾所著之書。
亟宜付梓。吾死後精神。卽賴此遺書。永永傳之後世。遂以此意語
羅平。羅平極聽予議。爲我函招可林。讀者當憶可林爲羅平老友。
卽予客倫敦時。數與晤面之人。一禮拜後。可林來矣。
予歷城市久。苦憶林居之樂。因就兩巨室。洞而爲一。門前固有雜
樹。吾以意取藤縛樹。屈伏如弓。復使兩樹交糾。結作穹門之狀。枝
葉濃密。不透陽光。大似深林洞室。此密樹構成之隧道。僅有一徑
可通。無論羅平與我。但守此隧口。雖有人自樹隙窺見吾室。無能

排闥直入者。是日將晚。可林已挾落日餘光。入我幽深洞府。彼可林者。卽英國人獸中所稱具有正人之風度。昂然闊步。藐視餘人。想彼意念中。必自謂高於萬物也。可林既至。予與羅平延入室。可林環顧室中。全身震顫。顧謂羅平曰。誰使君遷此怪屋者。吾意此室居停。必屬幽靈鬼怪。方吾入門時。樹枝繚率有聲。砂屑紛落。如雨。呼吸幾爲之閉。吾驚悸亡魂。如入邱墓。此土氣陰森之窟宅。乃發現吾等三人。果爲他人窺見。將以吾等爲太古民族之標本。今君招我何事者。羅平曰。吾友略有著作。欲挽君攜歸付印耳。可林曰。君胡不自往。乃招我自意大利奔馳至此耶。羅平微怒曰。吾果能往者。不以此累君矣。今君能允吾請否。可林視予作驚異狀。驟然問曰。著作者誰也。羅平曰。適吾不已語君。此爲吾友耶。可林忽

爲慢容。似貌我不如其小指。淡然曰。請君恕我。吾當先乞其佐證。予聞言立出。取吾書稿。當面疾書數幅。示可林。求其評定。可林略視一通。面色頓形驚異。顧我曰。尊著至佳。吾滋欽服。當卽爲君代印。君何時能以全稿付我者。羅平視予。予告以明日當能脫稿。羅平曰。君今夜願在此一宿否。可林答曰。吾當宿此。天陰欲雨。深夜安能他適。吾旅行革囊亦已攜來。但以氈毯裹身。卽能偃息。惟室中空氣太濁。使吾窒息欲死。不解君等。何以能長日居此也。予每日著書時。必先散步十里。或十五里。欲以山光水色。滌盪文心。吾思境遂日趨深邃。羅平亦日必徘徊門外。換吸清氣。願步履遲緩。面容蒼白。望之幾若殭屍。吾游行時刻。日遲一日。意不欲多與生人相遇。而每日途中邂逅之人。侮慢情形。亦較前日甚。有兩

日。路人見予過。爭以手掩鼻。撮口微唾。繼復切切私議。語似涉予。甚或俟吾去遠。潛以小石拋擊。狀如逐狗。予知此等愚獸。必疑我非人。故爲此狀。吾出自昏闇陰霾之窟室。衣上悉含土氣。偶過人前。中人欲噦。宜其畏如蛇蠍也。吾自知佳運已終。所至遭人唾棄。何苦視息人間。蠕蠕似蝨。嗟乎上帝。吾生姆那批。今日生趣盡矣。當可林既至之次日。余循吾慣例。離彼二人。獨出散步。夕陽已落。昏黑幾不辨人。予躑躅暮煙中。負手沈思。信足所至。不復知其遠近。忽見有數黑影。築築向我而趨。予知已逼近幽莽人羣之側。因長揚前進。以避其鋒。彼等竟聯臂阻予去路。雖面色亦形畏縮。願仍挺立不聽予前。俄彼等態度忽變。一白衣婦人。出自羣中。面予立。衆譁立靜。審視此婦。憶予等初離倫敦時。彼曾入車站待車室。

與羅平款語。此時顏色莊嚴。不似從前溫婉。厲聲謂我曰。請借我來。予聽此嚴肅之音。如聞命令。遂垂手尾婦而行。衆亦肅然分立。如關甬道。婦挾予續進里許。慘默無聲。回顧更無一人。婦悄然凝立。鄭重言曰。吾不知君爲何物。未敢妄加判斷。能判斷者。惟有全能之上帝。實則吾亦知之。語至此。聲音清朗。如讀聖經。續曰。吾知君不能害及羅平。君亦當自承其不能。須知與君並立之婦人。彼愛羅平。較重於本身生命。君何忍傷人間至貴之愛情。吾當掬我愛情。以救羅平厄運。遂舉手揮予曰。吾言已罄。請君卽去。予稍前反顧。見此婦頰頰之影。已沒入朦朧薄霧中矣。

第七章

予在未逢彼婦之前。已自知末日將近。亟欲完吾著作。付梓發行。

果吾書脫稿者。則百事了矣。唯猶有最後問題。猶豫未決。念羅平是否當死。且死期究在何時。實吾全部劇文中。最終之一幕。徘徊歧路。莫知所從。自與彼婦相遇。吾心障礙悉除。遂促我定其結果之末期。甚哉。出言之不可不檢也。方羣人劫我時。勢若驚兔之見。遂於獵犬。吾稍躓。卽膏其獐吻。彼婦力止羣兇。衛吾出險。於我不爲無恩。在理應知感激。何忍逞吾客氣。更傷此婦之心。乃謂我不能害及羅平。此語實撩吾怒。試思羅平爲我深讎。我死其人。特自伸其公道。胡竟污吾以陷害之名。思至此。憤火中燒。使吾報復羅平之心。達於極度。法當令羅平立死。但於彼未死以前。吾必語以吾心之意旨。少頃。予自野外歸。羅平枯坐窟室中。兩手自抱其顛。目注火爐。狀如失魄。見予入。寂然不動。予拍其肩曰。末日至矣。羅

平視予作冷笑。予納手衣囊。環走室中。已復歸座。曰。羅平聽之。吾今當自復其仇。世界無物能爲吾梗。汝陷吾至酷。故生平仇汝最深。以予快樂之身。天機活潑。棲息森林。不知何爲罪戾。亦永無觸罪之時。汝爲社會不容。遂借我爲復仇機械。強以生人智識。灌入吾心。復授我全權。爲凌蟻人羣之地。吾之上帝乎。汝爲尊嚴無上之神。胡必以靈魂假我。抑知此靈魂爲我將來巨患耶。羅平張目視予。震駭失次。曰。君乃以具有靈魂爲可懼耶。予大聲曰。懼甚。吾日在恐畏之中。卽畏此靈魂之附體。須知既有靈魂。災難永隨其後。吾見地球人類。強暴自私。身設萬惡。眞纍纍待勒之囚。吾不幸亦爲億萬罪囚中之一。尙有何術自救其危。使吾身果具靈魂。則能入地獄。猶爲幸事。羅平長嘆。面色灰敗。戰慄言曰。吾亦日爲憂

懼。惟所懼乃與君殊。卽憂我靈魂之喪失。吾魄久已離吾軀殼。遁入君心。永不還其故宅。雖吾體猶溫。尙能飲食。實僅屍居餘氣。俄頃卽澌滅如烟。吾心若死灰。永永無復燃之望。而與吾併坐者。亦無希望可言。卽以地獄爲將來歸宿。吾猶感謝天恩。特恐祈禱無靈。則不堪設想矣。但以……吾揮手止之曰。汝欺人耳。卽以愛情言。汝亦更無餘望。當知報仇爲吾自有之權。汝生命久已操吾掌握。此數十年中。無日不有死汝之機。亦無日無復仇之念。特以時機未熟。隱忍至今。吾所感精神痛苦。較昔日受汝皮鞭時。酷烈殆增十倍。天下仇人相見。乃猶強飾歡容。周旋一室。共席同餐。心中苦趣。直如囚人縛赴刑場。自問已無生理。果屠人舉刃一揮。寧非乾淨。願不聽其速死。僅以小刀斲割。如剗羊蹄。慘痛蓋萬狀矣。今

者大命已臨。汝當一一償吾夙債。譬之已熟山桃。不摘亦將自落。汝爲吾仇。尤爲我手擒之俘虜。吾啣汝半生。今始縛諸高俎。能聽他人奪去耶。羅平自知無倖。亦不爲乞命之詞。最後言曰。汝將於何日死我。予猶豫未答。須知吾此際沈吟。初非憐憫羅平。緩彼須臾之死。特欲在末日之前。完予著作耳。卽羅平死法。吾亦預爲計及。但以兩手堅扼其吭。呼吸立絕。唯演此快心佳劇。胡能草草收場。法當操縱吾指。如擲簫管。使彼喉間氣息。斷續如絲。不令一時遽死。尤不令彼體中腥血。污及吾身。意羅平臨命時。必且輾轉哀噪。狀若受創之病狗。是人顏色愈哀。則吾心愈樂。甚哉怨毒之不可結也。予籌思既定。語羅平曰。明日日出時。吾兩人收局矣。語畢。急歸吾室。運筆如飛。儘此淒寂深宵。結束全書大旨矣。

予既以死期宣告羅平。轉覺寸心空洞。表裏通明。今當乘此垂滅靈光。一逃吾身生命。其中主觀若何。客觀若何。讀者當能體會。此積疊案頭之巨帙。卽爲吾手著之新書。所論人羣汚濁。及世界劫運之由來。自信至爲精確。唯論及予身。轉不敢自加評斷。予已完全失敗。不能副羅平期望之心。猶之嗜奕之人。凝神佈局。自謂已操勝算。中間誤落一子。偶爲敵乘。遂致全局皆輸。吾生平行事類是矣。今第就其最近者言之。予爲猴類。徧體茸毛。卽上帝賜我極佳之衣服。然能否等於勳貴之冠裳。抑等於乞人之襤褸。此疑問殊難解決。彼哲學家抱其厭世悲觀。自輕性命。乃謂人人視死如歸。此理果無誤耶。天下無能知真理之人。尤無確鑿不磨之論。彼古來先哲。故創幽深學說。自謂能窮萬事真源。然以一人觀察之。

眼光。安足窺破人羣之黑幕。今死運已與予逼近矣。吾自願一身生命。包圍於羅平生命之中。羅平既死。吾命亦將隨盡。然以我非人非獸之身。沈浮社會。所至恆蒙奇辱。但能忍死須臾。去此兇人遠矣。予既悟澈死生之理。恐怖之心。遂歸消滅。願吾心雖作達觀。吾體乃時時震顛。豈獸性未退。故有此天然感覺耶。天下獸族。安有靈魂。今當掬我精誠。祝天性仍還予體。如吾果具靈魂。則唯仰禱蒼天。容吾懺悔耳。予所居之室。不過斷殘磚石。與糞溼沙泥。生平所御之珍奇。暨晨夕附身之華服。已一一離予而去。吾腦所含理性。在上帝賦我之天性中。微細僅如沙粒。今者落日啣山。轉瞬入沈沈之長夜。途窮思返。鳥倦知還。但願復我原形。更覓當年伴侶。猱升樹杪。翹首天空。使和煦陽光。時時射及吾身。毛髮胥含溫。

氣。精神既健。體力尤強。清淨心田。不起一毫惡念。惟據彼綠陰如蓋之森林。爲吾族優游之樂國。則予願足矣。可愛之天性乎。汝宜尋其故宅。與吾永永相依。全能之上帝乎。當念吾命雖微。亦吾父所生之赤子。吾惟愚昧。故誤入歧途。陷身罪罟。今乞赦吾前愆。加以仁慈。卽淪入九淵。亦永爲忠順奴星。虔誠祈禱也。嗟乎。予終身刼運。肇自羅平。吾將死之前。必使羅平覆屍地上。此卽我臨終之希望。吾著書至此。心血已枯。吾目已昏眊。不能辨字。吾手已木強。不能握筆。吾生命已若爐中微火。俄頃成灰。待曙色微萌。卽與羅平同命。此後地球之上。當不再見生姆那批之影。此葱蘢樹木。與秀麗溪山。永不與我目光相接。念歡躍予懷之孺子。此際必美如玉雪。依依慈母之旁。吾心至愛之開得。此時必與佛勒畫師。雙棲

爲樂。而我以戰慄之身。待死於陰淒窟室。天乎天乎。吾被苦至矣。今灑我最終酸淚。和爲墨水。追述生平。世有知者。其求我於青林黑塞間乎。

以上原本中卷

第一章

可林曰。一千八百九十年秋。余游歷生聊牟。甫一禮拜。忽得羅平書。促吾速往斯答。書中語氣殷摯。似有極重要事。就余商榷者。余是時游興方豪。羅平此約。大拂余懷。初欲飾詞拒絕。繼念吾友盼我甚殷。不應令其失望。且羅平徧歷蠻荒。見聞至廣。或能餉我以有趣新聞。亦足償我奔波之苦。遂不復報書。怏怏就道。余在火車中。懸揣羅平近狀。意此時必已鬚髮盡白。老態日增。彼動息不離

之獸件。或亦不復如前之矯捷。吾客此未幾。彼竟馳書相召。豈在斯答更營客肆耶。願不得要領。吾亦遂置弗思。惟開牕遙望。遣此長途寂寞。當車行曠野時。機器開足。速率驟增。兩旁屋樹。蠕蠕向後而馳。經過窗前。捷如奔馬。轉瞬即逝。惟機車煙突。時時噴出濃煙。斜拖空際。黑影覆地。狀如極大之鱷魚。醜乃無藝。吾望久。頭目昏眩。遂萎靡偃臥。車聲隆隆。而吾睡益酣。醒時已至斯答地。爲高原。高出水平線可數千尺。右絕壁向河爲界。余出車站時。約在六點十五分鐘。離此鎮四分之一里。地漸斜趨。爲險峻幽深之谿谷。長藤礙路。野樹成林。以余閒散之身。本欲及時行樂。今乃躑躅於荒寂無人之境。余心抑鬱。至不可堪。遙望有一大屋。隱約於林樹間。余知爲羅平宅。趨前環顧。四無居人。周圍草地至廣。蓬蒿没人。

遠矚疑爲古墓。有黃色燈光。自門中射出。黯淡殆如燐火。室中人影。顛。搖。曳。不定。景尤凄慘。吾獨身毛。竅。幾欲掉首狂奔。願在勢不能不入。見屋製極奇。酷似深林蠻族。編草塗泥之窟。室門前隙地。縛樹爲籬。枝葉交橫。狀若綠垣之圍繞。復以兩樹交互作穹門。入者幾疑隧道。室中地毯。悉以荒草編成。牆角。籠土爲爐。燃木代炭。火爐煙突。爲曲尺形。橫貫牆穴而出。張口向天。使濃煙散入林樹間。紛然成霧。無人知此中爲羅平生壙也。余入時。羅平與獸面火坐。余夙知羅平特性。遂先與老猿接手。獸卽趨起。微揖。噫。此誠彬彬有禮之獸哉。余迴身更禮羅平。見彼失望之容。仍如往日。項低脊聳。體質較前益衰。雙睛昏暗而無神。呆定若死魚之目。吾友生機盡矣。室中雖有燈光。但空氣惡濁。呼吸極艱。與在樹隧中無

異。余坐久煩悶欲暈。深悔此來之誤。意羅平當語我以事矣。願乃
癡坐無聲。豈招我入此穴中。隨彼二人生瘞耶。此時不能更耐。遂
作色問曰。君何事招我者。羅平曰。吾伴伙有極佳著作。託君代印。
老友幸爲我略任其勞。余曰。君胡不自任。乃使我與打字工人交
涉耶。羅平忽作怒容向我曰。吾唯無暇。故以茲事屬君。不圖君固
執若是也。余曰。此著作果爲君友手筆耶。羅平曰。是胡待問。獸聞
言。立起離室。俄復歸座。攜有巨束書稿。腹以鋼筆墨水。瓶據案端
坐。舉目作勢。意使吾面試其能。伸紙疾書。續著第六章。擲筆示我。
余受書瀏覽。覺書中大旨。有自法蘭西近世名家小說中得來者。
有自瓊孚所著旅行日記得來者。吾憶彼日記中。備述旅行家觀
察人羣之心理。多與此書意旨相符。且老猿適間所作之書。與全

稿同其筆跡。知是書果出彼手矣。遂立允其請。當余拱手時。默欣然離室而去。羅平曰。吾祝君親見此書出版。風行一時。亦一快意事也。遂授我大宗紙幣。余躊躇未受。自計歸時。卽爲付印發行。使著作林中。傳爲佳話。庶不負羅平之託。復問羅平曰。君何故不欲自往。羅平曰。我殊無此佳興。且恐無暇。余曰。吾果代藏書稿。此款如何處置者。羅平曰。吾意如君地位。不應收其印費。吝此幾幾。殊無意味。且恐爲人所輕。吾深望此書出版。以地位言。似宜略耗君資。今君能徇吾請否。余慨然曰。吾允君矣。羅平曰。謝君助我。此議果無中變耶。余曰。請君毋慮。吾安能自食其言。此時忽有奇想。奔集吾心。復願羅平曰。老友乎。茲事大奇。味君言。似不吾信。試思吾兩人幼卽相交。今鬚髮皆成蒼白。此數十年中。自問未嘗失信。果

前言弗踐。將來何以對君。如汝我交情。尙不相信。是直自疑其身。君當知吾印是書。則版權屬我。中有極佳興味。非以寶貴金錢。浪擲於無用之地也。羅平微笑曰。然。然。茲念誠奇。吾信汝矣。少頃。余貿然問曰。羅平。君伙伴果愛汝乎。羅平怏怏答曰。彼乃愛我耶。彼蓄恨已深。終當殺我。吾雖知處境之危。卒亦無術自衛。今已延頸待戮。不知吾血流自何時。日來吾心震懼弗寧。似預知其時已近。吾召汝遠來。恐將以遺骸相累矣。余忿然曰。此胡理者。余此際動於客氣。不計此語能揆奇禍。實則羅平冷澀之聲。與曠野荒涼之境。使余骨髓無溫。遂致出言不檢。果爲彼獸潛聞者。殆矣。羅平聞我讖老猿無禮。似以吾言爲當。矚然答曰。彼恨我滋。非公道。彼謂篤信上帝。爲彼天然本性。自我敢其知識。本性遂迷。其實有何關

係。果君讀彼全書。卽知彼銜予次骨矣。余曰。然則君胡弗去。羅平張目視余。極形詫異。悄然答曰。予實不知。予實不知。前亦曾萌逃念。乃兩足如加桎梏。不能超越此門。尤似有巨繩半縛吾腰。繫諸屋柱。稍動卽生戰慄。吾不能他去矣。言至此。如被嚴刑。狀至哀苦。已復喘息曰。吾近已百無所畏。吾爲全世界中最無希望之人。生時未覺其甘。死亦未爲至苦。彼卽支解吾身。亦不過須臾痛楚耳。遂凝視火光。默然相對。惟聞爐中槽柁。時時爆裂有聲。火星迸射。如擲炸彈。良久。羅平振其全力。舉首問我曰。可林。君知汝妹近居何處者。余答以不知。曰。數日前。予尙見之。余曰。君於何處見之者。曰。彼偶過此間耳。余曰。汝二人相值時。曾接談否。羅平略一沈吟。淡然答曰。此與君殊無關係也。於是俯首沈思。兩手自抱其顛。期

期自語曰。太晚矣。太晚矣。余爲牽入懊惱幻想中。萬念起落。意瑪麗胡爲來此。彼孤棲半世。久如槁木寒灰。今忽於寂寞空山。更與羅平相遇。前塵如夢。何以爲情。旣自悲身世之淒涼。復憐憫羅平之不幸。吾女弟之心碎矣。思至此。余心紛亂如絲。吸呼益覺不快。而羅平似爲憂患所傷。木然不動。聲息俱無。余良久神定。爐內火光漸暗。數尺以外。洞黑如漆。羅平偶一揚首。面色灰敗如屍。余見而大怖。似暗陬中。有無數奇鬼。目光閃閃。向余睇視。周身毛髮皆豎。深悔誤應羅平之召。入此鬼鄉。昏夜與幽靈同坐。遙聽雨聲如注。點滴空階。嗚咽如婦人之夜泣。吾愀然離座曰。吾不可復留矣。羅平乎。吾今且去。羅平曰。君違此出門。更向左轉。將知吾爲君所留下榻之地矣。余點首立出。任吾友枯坐爐前。伴此數星殘火。寸

寸成灰。時聞牕外雨聲。一破深宵岑寂耳。余出門向左而趨。卽有侍者遙呼歡迓。余聞聲樂極。此誠吾今夕之救星矣。侍者引余入室。燈光大明。儲饌已備。更入則爲臥室。陳設較外室尤佳。見余行李已來。知吾僕尙在生聊。幸逆旅。遂據榻獨坐。侍者旁立勸餐。吾竟日未食。在理宜嗜儲蒸。願神經替亂。不能下嚥。惟痛飲香檳。立盡數瓶。饑極不勝酒力。兩足如履雲霧。倒牀酣睡。醒時已十二點鐘。殘燭猶明。蠟淚滿堆几上。白膩如脂。室中萬籟無聲。沈寂可怖。余心神不定。幾如芒刺在身。衾褥皆溫。觸體皆生冷氣。急起整理行囊。推牕遙望。見窗外卽爲草地。細雨如絲。草上水珠。微含光亮。遂踰窗而出。冒雨狂趨。至斯答鎮一小客舍中。解去溼衣。引衾復臥。須臾入夢。似見無數獐鬼。伸爪爭擄余髮。忽暗陬中。一巨厲躍

出立攫一人。塞入獐吻。余見被攫之人。酷肖羅平。驚呼而醒。醒時
夢境歷歷。如在目前。余知必有意外事發生。心中似感警兆。促余
馳視羅平者。急起着衣出戶。覓道狂奔。時天氣已晴。曉日初升。紅
光如血。沿途不見一人。余將近羅平之宅。忽見前有男婦數人。向
前猛進。與余同一方向。余至時。見此羸鹵人羣。環噪門外。羅平當
門立。見余至。側身讓余入。老猿聞聲出視。目光炯炯。趨立羅平之
側。衆見獸大譁。戟指咒詈。向前圍逼。一衣冠稍整之人。揚手呼曰。
羅平先生。請君速出此獸。吾等爲獵獸而來。固與先生無涉。吾亦
不問其爲人爲妖。但彼已妨礙吾等治安。應有相當對待。自彼來
此時。日日遨游村落。吾鄉孺子。徹夜驚啼。猶有吾鄰少婦。見彼赭
色之獐面。驚悸發狂。卽男子偶與相逢。亦立喪其佳運。每博必負。

今請君以獸授我。吾等立歸。否則恕吾無禮矣。衆口紛呶。怒如潮湧。余知彼等積憤已深。且無人識我。惶急不知爲計。乃羅平與獸默然屹立。似以彼等無意識之舉動。爲不屑措意者。衆怒較前愈烈。洶洶幾欲破扉。余意羅平殆矣。忽喧聲立靜。余聞羣中私語曰。密斯來矣。目光齊注一處。余驚視。則瑪麗趨至。衆人垂手讓路。瑪麗曰。可林乎。吾適以此時來。不亦巧耶。語時微喘。胸際起落不已。足見其行時勿遽矣。余遂語以衆人之情狀。方余與瑪麗對語時。衆人寂靜無聲。羅平與獸靜立如前。目光下視。怏怏如不自聊。瑪麗遂面衆人曰。諸君聽之。此語甫發。衆人肅立遙聽。至不致出其鼻息。瑪麗續曰。吾識羅平先生。且知吾有所求。彼亦必能允我。乞君等勿殺此可憐之獸。須知此獸生命雖微。實亦操之上帝。必謂

驚及婦孺。遂欲加以死罪。吾滋憐其太枉。吾當請羅平先生。允我離其獸伴。今日卽遣之他去也。衆仍默然不動。似待羅平報章。瑪麗目視羅平。羅平視獸取進止。老猿肅然點首。羅平曰。敬如君命。衆遂紛然散去。但行經瑪麗前者。必致其僉荒之敬禮。想彼等心中。直以瑪麗爲仁慈之聖母矣。瑪麗手挽余臂。莊容凝立。俟衆去遠。移目視余微笑。似私幸風波已息者。惟吾追思夢象之兇。心猶慄慄。復念散去羣僉。猶猶直如獠犬。得瑪麗寥寥數語。欣然如奉綸音。吾女弟感人之力量。竟至此耶。余遂扶瑪麗臂。疾越前庭。趨向林間窟室。甫及穹門。余血爲之立冷。見隧口已爲樹枝封塞。縱橫如柵。不能飛越。瑪麗心知有變。倉皇失措。呼余曰。可林。吾將奈何。余自樹隙向內遙窺。見羅平與獸同立室中。張目注視吾等。畧不

稍瞬。老猿望見瑪麗。暴怒如狂。向余呼囂。聲音尖銳而哀厲。令人毛骨悚然。忽張其巨爪。猛扼羅平喉際。余望見大驚。急欲毀柵而入。柵堅不能猝破。余引手拗折樹枝。竟傷吾指。血殷手背。吾忍痛力拔。僅去一枝。隙小弗能投足。顧仍續拔不已。俄見羅平面色如紙。已無力與老猿抵抗。惟力張兩目。緊注瑪麗之面。大聲哀呼曰。請念吾等之愛情。爲予祈禱。瑪麗雙淚交流。應聲跪地。余見此慘狀。不忍卒視。乃吾目似爲所吸。視線不離獸爪。幾如磁石之引鍼。余不知羅平臨命時。究有若何痛苦。惟略憶老猿面色。獠惡無倫。而羅平雙目不瞑。死猶注視瑪麗。狀極可怖。瑪麗伏身祈禱。寸步不移。望之殆如石象。余此時已將木柵樹枝。拔去三分之一。計再斷數條者。即可側身入內。忽羅平殞直可憐之身體。已自獸爪中

赫然倒地。老猿俯視屍面。點頭微嘆。疾出手槍。自向胸前連擊。血濺衣襟。立仆羅平屍上。兩足亂伸。旋亦寂然不動。嗟乎。吾友羅平。一生慘劇。至此終幕矣。方余入時。羅平屍已冰冷。余將獸屍拽置一旁。出素巾。代覆羅平面部。瑪麗待諸事完畢後。尙跪地數分鐘之久。余捉瑪麗臂。掖使起立。謂之曰。今百事了矣。遂太息扶之而去。

第二章

當羅平死後之三日。余離斯答而至摩洛哥。取老猿所著遺書。珍重藏諸行篋。吾女弟瑪麗。遂永永留居斯答。似愛此地過於繁盛之倫敦。噫。余誤矣。余誤矣。瑪麗寄居之本意。初非樂此深林絕壑之窮鄉。尤非愛彼日耳曼種人之蠻族。特以斯答鎮禮拜堂旁。有

一三尺孤墳。爲彼心愛之人。瘞骨埋憂之地。故不惜孤棲窮谷。日徘徊墓側。掬彼傷心。淚慰羅平地下之魂。吾瑪麗一生幸福。爲是人消磨淨盡矣。余自羅平慘死。愴懷亡友。心至怏怏。旣至摩洛哥。日挾同心伴侶。縱覽溪山。飽吸溫潤天氣。游興日豪。而悲懷漸殺矣。一日更檢老猿遺稿。細加尋繹。興味至爲淵永。所載羅平事實。確鑿可徵。乃知羅平疾世之心。實由於社會之激刺。經營慘淡。化獸爲人。使理想成爲事實。卒至以身殉學。慘死荒山。大可哀也。當吾與羅平訂交時。吾師放羅先生。決羅平終身無倖。詔吾勿近其人。今放羅之言驗矣。至老猿此作文情悲壯。獨往獨來。實足奪文豪之席。書中痛詆作僞胥人。謂其遺害人羣。酷於盜賊。甚至鄙薄古今人物。不如鳥獸蟲魚。何其言之痛也。彼世界文人。好以

空中樓閣粉飾昇平。凡人類穢行。一一爲之隱諱。轉不及是書之價值矣。作者所論天性。理性。體育。競爭。驕傲。仁慈。快樂。諸章。析理既精。立言尤擇。余讀畢大爲感動。用纂爲一冊。冠以上卷諸篇。詳紀余與羅平之關係。卽以老猿原著。列爲中卷。以存其真。今更略述羅平身後之餘波。及合纂此書之大旨。使成一完全可讀之書。刊印行世。余可以對吾亡友矣。

今猶有一事。宜告之讀吾書者。方余未離斯答前。余與瑪麗。議葬羅平於斯答教堂之隙地。靈輜旣發。送葬者僅吾兄妹兩人。景尤淒慘。瑪麗周身黑服。淚落如繩。余亦悲不自勝。當屍車過禮拜堂門外。塔頂鐵十字架。倒影覆棺。絕似墨書之十字。瑪麗見而大異。力呼上帝。乞佑亡靈。余望見塔尖。忽憶及加波里教堂之方塔。規

模與此塔相同。余第一次與羅平握手時。卽在教堂講座。今乃葬
彼於斯答教堂之側。亡友有知。當亦嗚咽於重泉之下矣。墓成。余
與瑪麗各獻花圈。以寄哀念。復爲勒石墓門。鐫刻死者姓名國籍
及其生沒時期。瑪麗囑余爲誄詞。文曰。

嗚呼羅平。君竟死耶。英靈不遠。或來格耶。生有夙慧。美玉無
瑕。痛心濁俗。遯跡天涯。昊天不弔。誤近虺蛇。慘遭反噬。埋骨
黃沙。我爲哀誄。酸淚如麻。嗟君不祿。我亦無家。同衾同穴。願
望空奢。愛情不死。祝爾升遐。蕭蕭松柏。點點寒鴉。斷墳三尺。
滿地煙霞。我非天使。無力驅邪。情天莫補。誰乞靈媧。未匡君
失。負負徒嗟。仰天大慟。聲發悲笳。奠君濁酒。獻此鮮花。綿綿
萬古。灌我情芽。

瑪麗選此數語。使勒碑陰。余是時忽爲奇情所感。潛裹猿屍。附葬羅平墓側。祕不使瑪麗知。蓋余讀其著作。中懷惆悵。深憫死獸之可憐。意彼當秉筆著書時。必有無窮悲感。故現身說法。大放厥辭。據實直書。發揮真理。卒以自殺爲終身收局。身世亦可哀矣。天下誠有一人。自少至長。熟聞世界莊嚴。直如天國。於是私蓄無窮奢望。乃足跡所經。悉蕪穢不堪之境。其失望爲何如耶。羅平所畜之獸。知識旣開。思想亦日趨高尚。平日讀書至博。崇拜人類之心。達於極地。一旦廁身社會。所見不逮所聞。彼能忍此精神痛苦耶。嗟乎。羅平以悲世之心。棄人而親獸。老猿以傷時之念。樂死而惡生。社會不良。劫運將與爲終古。茫茫大地。誰憫衆生。冤孽相尋。循環無已。吾願羅平與獸。瞑目長眠。永永相安於地下也。

以上原本下卷終

清宮二年記

清宮二年記

德菱女士原著 冷汰同譯 定價五角

是記為前清駐法公使 裕庚 君之女公子 德菱 女士所撰。記清室宮闈事甚詳。蓋女士入宮侍 慈禧 太后二年。極為慈禧所寵愛。故凡慈禧性情之乖僻。政見之卑陋。以及私蓄之美富。遊嬉之荒縱。又如宮中禮俗之奇異。服色之奢誕。宮眷之叢駭。閹宦之險毒。皆為吾輩腦筋萬想所不到者。女士身歷目觀。一一記載無遺。原書本為英文。經冷汰先冷汰二君用京語譯出。尤饒趣味。

是記為美喀爾女士所撰。女士畫像時所親見。歷述狀況。成為是書。凡四萬字。都三十四章。紀事絢爛。處曰皇帝萬壽紀勝。曰遊觀紀勝。曰節日紀勝。議論扼要。處曰西太后之魔力。曰宮中議會之外交意味。曰日俄開戰時。兩宮之宵衣旰食。曰拳匪肇禍之真因。其他紀宮監。紀遊戲。紀花鳥狗馬妝飾飲食。凡事皆身經目擊。故能直道其詳。與清宮二年記異曲同工。欲知清宮闈祕事者。不可不讀此書。

美喀爾女士著 健公譯 定價三角

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

林

說

每集二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爲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六年二月初版

(慧) 劫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英 國 可 林 克 洛 德

譯 述 者 桐 城 劉 澤 沛

校 訂 者 武 進 洽 風 亭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七 百 零 五 號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各 埠 分 館 均 有 代 售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壬九三二

